



北

北

列傳第二十一

北史三十三

李靈

曾孫元忠 渾

弟子璨

李順

玄孫元操

李孝伯

兄孫謚

謚弟子士謙

李瓌

子子雄

李義深

弟幼廉

李靈字武符趙郡平棘人也父勰字小同恬靜好學有聲趙魏間道武平中原聞其已亡哀惜之贈宣威將軍蘭陵太守神麈中太武徵天下



才雋靈至拜中書博士再遷淮陽太守以學優  
選授文成皇帝經加中散內博士賜爵高邑子  
文成踐阼卒於洛州刺史贈定州刺史鉅鹿公  
謚曰簡子恢襲以師傅子拜長安鎮副將進爵  
為侯假鉅鹿公後東平王道符謀反遇害贈定  
州刺史鉅鹿公謚曰貞恢弟綜事見於後長子  
悅祖襲爵高邑侯例降為伯卒悅祖子瑾字伯  
瓊襲位大司農卿瑾淳謹好學老而不倦卒贈  
司空悅祖弟顯甫豪俠知名集諸李數千家於

殷州西山開李魚川方五六十里居之顯甫為  
其宗主以軍功賜爵平棘子位河南太守贈安  
州刺史謚曰安

子元忠少厲志操粗覽書史及陰陽術數有巧  
思居喪以孝聞襲爵平棘子魏清河王懌為營  
明堂大都督引為主簿遭母憂去任歸李魚川  
嘗亡二馬既獲盜即以與之在母喪哭泣哀動  
旁人而飲酒騎射不廢曰禮豈為我初元忠以  
母多患專心醫藥遂善方技性仁恕無貴賤皆



為救療家素富在鄉多有出貸求利元忠焚契  
免責鄉人甚敬之孝莊時盜賊蠡起清河有五  
百人西戍還經南趙郡以路梗共投元忠奉絹  
千餘匹元忠唯受一匹殺五牛以食之遣奴為  
導曰若逢賊但道李元忠遣如言賊皆舍避及  
葛榮起元忠率宗黨作壘以自保坐於大榭樹  
下前後斬違命者凡三百人賊至元忠輒却之  
葛榮曰我自中山至此連為趙李所破則何以  
能成大事乃悉眾攻圍執元忠以隨軍賊平就

拜南趙郡太守好酒無政績及莊帝幽崩元忠  
棄官潛圖義舉會齊神武東出元忠便乘露車  
載素箏濁酒以奉迎神武聞其酒客未即見之  
元忠下車獨坐酌酒擘脯食之謂門者曰本言  
公招延雋傑今聞國士到門不能吐哺輟洗其  
人可知還吾刺勿復通也門者以告神武遽見  
之引入觴再行元忠車上取箏鼓之長歌慷慨  
歌闋謂神武曰天下形勢可見明公猶欲事尔  
朱乎神武曰富貴皆由佗安敢不盡節元忠曰



非英雄也高乾邕兄弟曾來未是時高乾邕已見神武因給曰從叔輩麤何肯來元忠曰雖麤竝解事神武曰趙郡醉使人扶出元忠不肯起孫騰進曰此君天遣來不可違也神武乃復留與言元忠慷慨流涕神武亦悲不自勝元忠進從橫之策深見嘉納又謂神武曰殷州小無糧仗不足以濟大事冀州大藩若向冀州高乾邕兄弟必為明公主入殷州便以賜委冀殷合滄瀛幽定自然弭從唯劉誕黠胡或當乖拒然非

明公之敵神武急握元忠手而謝焉時殷州刺史介朱羽生阻兵據州元忠聚眾與大軍禽斬之神武即令行殷州事累遷太常卿殷州大中正後以從兄瑾年長以中正讓之魏孝武帝納神武女為后詔元忠致娉於晉陽每宴席論舊事元忠曰昔日建義轟轟大樂比來寂寥無人問更欲覓建義處神武撫掌笑曰此人逼我起兵賜白馬一匹元忠戲曰若不與侍中當更覓建義處神武曰建義不慮無止畏如此老翁不



可遇耳元忠曰止為此翁難遇所以不去因將  
神武鬚大笑神武悉其雅意深重之後神武奉  
送皇后仍田於晉澤元忠馬倒良久乃蘇神武  
親自撫視封晉陽縣伯後為光州刺史時州境  
災儉人皆菜色元忠表求賑貸被報聽用萬石  
元忠以為少遂出十五萬石賑之事訖表陳朝  
廷嘉而不責徵拜侍中元忠雖處要任初不以  
物務干懷唯以聲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  
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藥親朋尋詣必留連宴

賞每挾彈攜壺遊遨里閭每言寧無食不可使  
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後自  
中書令復求為太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  
故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  
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  
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時宜勿飲酒每言  
於執事云年漸遲暮乞在閑冗以養餘年乃除  
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曾貢文襄王蒲桃一盤  
文襄報以百縑其見賞重如此孫騰司馬子如



嘗詣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  
庭室蕪曠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呼妻出衣不  
曳地二公相視歎息而去大餉米絹受而散之  
俄復以本官領衛尉卿卒有米三石酒數斛書  
籍藥物充滿篋架未及賻至金蟬質絹乃得歛  
焉贈司徒謚曰敬惠初元忠將仕夢手執炬入  
其父墓中夜驚起甚惡之旦告其受業師占云  
大吉可謂光照先人也竟如其占甚工彈彈桐  
葉常出一孔擲棗栗而彈之十中七八嘗從齊

文襄入謁魏帝有梟鳴殿上文襄命元忠彈之  
問得幾丸而落對曰一丸奉至尊威靈一丸承  
大將軍意氣兩丸足矣如其言而落之子搔嗣  
搔字德沉少聰敏有才藝曾采諸聲別造一器  
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武定末自丞相記室  
除河內太守居數載流人盡復代至將還都父  
老號泣追送二百餘里生為立碑終於儀曹郎  
搔妹曰法行幼好道截指自誓不嫁遂為尼所  
居去鄴三百里往來恒步在路或不得食飲水



而已逢屠牽牛脫衣求贖泣而隨之雉兔馴狎  
入其山居房室齊亡後遭時大儉施糜粥於路  
異母弟宗侃與族人孝衡爭地相毀尼曰我有  
地二家欲得者任來取之何為輕致忿訟宗侃  
等慙遂讓為閑田齊思賢左家本自  
渾字季初靈之曾孫也祖綜行河間郡早卒父  
遵字良軌有業尚為魏冀州征東府司馬京兆  
王愉冀州起逆遇害贈幽州刺史謚曰簡渾以  
父死王事除給事中後以四方多難求為青州

征東司馬與河間邢邵北海王昕俱奉老母攜  
妻子同赴青齊未幾而尔朱榮入洛衣冠殲盡  
物論以為知幾時河北流移人聚青土眾踰二  
十萬共劫河間邢杲為主起自北海襲東陽青  
州刺史元世儁欲謀誅之府人遂猜貳渾乃與  
長吏崔光韶具陳禍福由是唾血而盟上下還  
睦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為  
都官尚書東北道行臺赴援社客諸城各自固  
保渾以社客賊之根本烏合易離若銜枚夜襲



便可禽殄如社客就禽諸郡可傳檄而定諸將  
尚遲疑渾乃決行果禽社客斬首送洛陽海隅  
清定天平初丁母憂行喪冢側殆將滅性武定  
初兼散騎常侍聘梁使主梁武謂曰伯陽之後  
久而彌盛趙李人物今實居多使還為東郡太  
守以賂賄徵還齊文襄王使武士提以入置諸  
庭渾抗言曰將軍今日猶自禮賢邪文襄笑而  
舍之齊天保初除太子少保時太常邢邵為少  
師吏部尚書楊愔為少傅論者榮之以參禪代

儀注賜爵涇陽縣男文宣以魏麟趾格未精詔  
渾與邢邵崔陵魏收王昕李伯倫等修撰嘗謂  
魏收曰雕蟲小技我不如卿國典朝章卿不如  
我尋除海州刺史後土人共圍州城城中多石  
無井常食海水賊絕其路城內先有一池夏旱  
涸竭渾齊戒朝服而祈焉一朝天雨泉流涌溢  
賊以為神應時駭散渾捕斬渠帥傳首鄴都渾  
妾郭在州干政納貨坐免卒于鄴子湛字處元  
涉獵文史有家風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



襲爵涇陽男渾與弟繪緯俱為聘使主湛又為使副是以趙郡人士目為四使繪字敬文六歲便求入學家人以偶年俗忌不許遂竊其姊筆牘用之未踰晦朔遂通急就章內外以為非常兒及長儀貌端偉神情朗雋第五舅河間邢晏每與言歎其高遠曰若披煙霧如對珠玉宅相之寄良在此甥後敕撰五禮繪與太原王又同掌軍禮魏靜帝於顯陽殿講孝經禮記繪與從弟褰裴伯茂魏收盧元明等俱為錄議簡譽可觀

歷中書侍郎丞相司馬每霸朝文武摠集對揚王庭常令繪先發言端為羣僚之首音詞辯正風儀都雅聽者悚然文襄益加敬異又掌儀注武定初兼散騎常侍為聘梁使主梁武問高相今在何處黑獺若為形容高相作何經略繪敷對明辯梁武稱佳與梁人汎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本出自黃帝姓在十四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坐皆笑前後行人皆通啓求市繪獨守清尚梁人重其廉潔



使還拜高陽內史郡境舊有三猛獸人常患之  
繪欲脩檻遂因鬪俱死於郡西咸以為化感所  
致皆勸申上繪曰猛獸因鬪而斃自是偶然貪  
此為功人將窺我竟不聽高陽舊多陂淀繪至  
後淀水皆涸乃置農正專主勸課墾田倍增家  
給人足瀛州三郡人俱詣州請為繪立碑于郡  
街神武東廵郡國在瀛州城西駐馬久立使郎  
中陳元康喻慰之河間太守崔湛恃其弟暹勢  
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鴿有六翮飛則冲

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疏嬾手足遲  
鈍不能近追飛走遠事佞人時文襄使暹選司  
徒左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及文  
襄嗣業普伐山東諸郡其特降書徵者唯繪與  
清河太守辛術二人而已至補大將軍從事中  
郎遷司馬文襄以前司徒侯景進賢冠賜繪曰  
卿但直心事孤當用卿為三公莫學侯景叛也  
及文宣嗣事仍為丞相司馬天保初除司徒右  
長史繪質性方重未嘗趣事權門以此久而沈



屈卒贈南青州刺史謚曰景子君道有父風繪弟緯字乾經少聰慧有才學與舅子河間邢昕少相倫輩晚不逮之位中散大夫聘梁使主侍中李神雋舉緯尚書南主客郎緯前後接對凡十八人頗為稱職鄴下為之語曰學則渾繪緯口則繪緯渾齊文襄攝選以緯為司徒諮議參軍謂曰自郎署至此所謂不次以卿人才故有此舉耳梁謝朓來聘勞之朓問安平諸崔緯曰子玉以還雕龍絕矣崔暹聞之怒緯詣門謝之

暹上馬不顧緯語人曰雖失要人意聘梁使不得舍我武定五年兼散騎常侍使梁緯常逸遊放達自號隱君蕭然有絕塵之意使還除太子家令卒齊初贈北徐州刺史謚曰文

璨字世顯靈弟趙郡太守均之子也身長八尺五寸容貌魁偉受學於梁祚位中書郎雅為高允所知初宋徐二州刺史薛安都舉彭城降詔鎮南大將軍博陵公尉元鎮東將軍城陽公孔伯恭等迎之獻文復以璨參二府軍事安都率



文武出迎元不加禮接安都還城遂不降宋將  
張永沈攸之等先屯下礮元令璨與中書郎高  
閭入彭城說安都即與俱載赴軍元等入城收  
管籥其夜永攻南門不剋退還璨勸元乘永永  
失據攻永米船大破之於是遂定淮北加璨寧  
朔將軍與張謹對為兗州刺史安帖初附以參  
定徐州功賜爵始豐侯卒謚曰懿子元茂襲爵  
元茂以寬雅著稱位司徒司馬彭城鎮副將人  
吏安之卒贈顯武將軍徐州刺史謚曰順子秀

之鳳起襲爵位尚書都官郎秀之弟子雲字  
鳳昇子雲弟子羽字鳳降子羽弟子岳字鳳時  
秀之等並早孤事母孝謹兄弟容貌竝魁偉風  
度審正而皆早立鳳昇子道宗位直閣將軍道  
宗弟德林司徒中兵參軍元茂弟宣茂太和初  
拜中書博士後兼定州大中正受鄉人財貨為  
御史所劾除名正始初除太中大夫遷光祿勳  
與游肇往復肇善之卒於幽州刺史遺令薄葬  
贈齊州刺史謚曰惠子籍之字脩遠性謹正粗



涉書史位司徒諮議參軍太中大夫著忠誥一篇文多不載卒贈定州刺史子徹仕齊位尚書左丞徹子純隋開中為介州長史夫德大縣純純子德饒字世文少聰敏好學有至性弱冠仕隋為校書郎仍直內史省參掌文翰轉監察御史糾正不避權貴大業三年遷司隸從事每巡四方理冤枉褒孝悌雖位秩未通德行為當時所重凡與交結皆海內髦彥性至孝父母寢疾輒終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憂水漿不入口

五日哀慟歐血數升及送葬會仲冬積雪行四十餘里單縗徒跣號踊幾絕會葬者千餘人莫不為之流涕後甘露降於庭樹有鳩巢其廬納言揚達巡省河北詣廬弔慰之因改所居村名為孝敬村里為和順里後為金河縣長未之官屬羣盜蠢起賊帥格謙孫宣雅等十餘頭聚眾於勃海有敕許其歸首謙等懼不敢降以德饒信行有聞遣奏曰若德饒來者即相率歸首帝遣德饒往勃海慰諸賊至冠氏會佗賊攻陷縣



城見害其弟德侶性重然諾大業末為離石郡  
司法書佐太守楊子崇特禮之及義兵起子崇  
遇害棄尸城下德侶赴哭盡哀收瘞之至介休  
詣義師請葬子崇見許因贈子崇官令德侶為  
使者往離石禮葬子崇徹弟公緒顯身未之官  
公緒字穆叔性聰敏博通經傳魏末為冀州司  
馬屬疾去官絕迹贅皇山齊天保初以侍御史  
徵不就公緒沈冥樂道又不閑時務故誓心不  
仕尤明天文善圖緯之學嘗謂子弟曰吾觀齊

之分野福德不多國家祚終四七及齊亡歲距  
天保之元二十八年矣公緒雅好著書撰典言  
十卷禮質疑五卷喪服章句一卷古今略記二  
十卷玄子五卷趙記八卷趙語十二卷並行于  
世公緒既善陰陽之術有祕記傳之子孫而不  
好焉臨終取以投火子少通有學行公緒弟槩  
字季節少好學然性倨傲每對諸兄弟露髻披  
服略無少長之禮為齊文襄大將軍府行參軍  
進側集題云富春公主撰閑緩不任事每被譏



訶除殿中侍御史修國史後為太子舍人為副  
使聘于江南江南多以僧寺停客出入常袒露  
還坐事解後卒於并州功曹參軍撰戰國春秋  
及音譜並行於世又自簡詩賦二十四首謂之  
達生丈人集其序曰達生丈人者生於戰國之  
世爵里姓名無聞焉爾時人揆其行已彊為之  
號頗好屬文成輒棄藁常持論文云古人有言  
性情生於慾又曰人之性靜慾實汨之然則性  
也者所受於天神識是也故為形骸之主情也

者所受於性嗜慾是也故為形骸之役由此言  
之性情之辯斷焉殊異故其身泰則均齊死生  
塵垢名利縱酒恣色所以養情否則屏除愛著  
擯落支體收視反聽所以養識是以遇榮樂而  
無染遭厄窮而不悶或出入人間或栖物表逍遙  
寄託莫知所終

李順字德正鉅鹿公靈之從父弟也父系慕容  
垂散騎侍郎東武城令道武定中原以為平棘  
令卒贈趙郡太守平棘男順博涉經史有計策



神瑞中拜中書博士轉中書侍郎從征蠕蠕以  
籌略賜爵平棘子大武將討赫連昌謂崔浩曰  
朕前北征李順獻策數事實合經略大謀今欲  
使揔前驅之事何如浩曰順智足周務實如聖  
旨但臣與之昏姻深知其行然性果於去就不  
可專委帝乃止初浩弟娶順女又以弟子娶順  
女雖昏媾而浩頗輕順順又不伏由是潛相猜  
忌故浩毀之至統万大破昌軍順謀功居多後  
征統万昌出逆戰順破其左軍及尅統万帝賜

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帝善之  
遷給事黃門侍郎又從擊赫連定於平涼三秦  
平進爵為侯遷四部尚書甚見寵待沮渠蒙遜  
以河西內附帝欲簡行人崔浩曰宜令清德重  
臣奉詔褒慰尚書順即其人也帝曰順納言大  
臣不宜方為此使若蒙遜身執玉帛而朝於朕  
復何以加之浩曰邢貞使吳亦魏之太常苟事  
是宜無嫌於重帝從之以順為太常策拜蒙遜  
為太傅涼王使還拜使持節都督四州諸軍事



長安鎮都大將軍寧西將軍開府進爵高平公未  
幾徵為四部尚書加散騎常侍延和初使涼蒙  
遜辭疾箕坐隱几無起動狀順正色大言曰不  
謂此叟無禮乃至於是握節而出蒙遜使中兵  
校郎揚定歸追順曰太常云朝廷賜不拜之詔  
是以敢自安耳若曰爾拜爾跪而不承命乃小  
臣之罪矣順曰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周  
公賜胙命曰伯舅無拜而桓公降而拜受今朝  
廷未有不拜之詔而使偃蹇自取此乃速禍之

道蒙遜拜伏盡禮順還帝問與蒙遜往復辭及  
其政教得失順曰蒙遜專威河右三十許年經  
涉艱難粗識機變雖不能貽厥孫謀猶足以終  
其一世但前歲表許十月送曇無讖及臣往迎  
便乖本意不臣不信於是而甚以臣觀之不復  
周矣帝曰若如卿言則效在無遠襲世之後早  
晚當滅對曰臣略見其子竝非才俊如聞燉煌  
太守牧犍器性粗立若繼蒙遜必此人也然比  
之於父僉云不逮殆天所用資聖明也帝曰朕



方事於東未暇營西如卿所言三五年間不足  
為晚及蒙遜死問至太武謂順曰卿言蒙遜死  
驗矣又言牧犍立何其妙哉朕尅涼州亦當不  
遠於是賜絹千疋厩馬一乘寵待彌厚政無巨  
細無所不參崔浩惡之順凡使涼州十二回太  
武稱其能而蒙遜數與順游宴頗有悖言恐順  
泄之以金寶納順懷中故蒙遜罪釁得不聞又  
西域沙門曇無讖有方術在涼州詔追之順受  
蒙遜金聽殺之浩並知之密言於帝帝未之信

太延三年順復使涼州及還帝問以將平河右  
計順以人勞既久不可頻動帝從之五年議征  
涼州順以涼州乏水草不宜遠征崔浩固以為  
宜征帝從浩議及至姑臧甚豐水草帝與景穆  
書頗嫌順後謂浩曰卿昔所言今果驗矣克涼  
州後聞受蒙遜金而聽其殺曇無讖益嫌之猶  
以寵舊未加其罪尚詔順差次羣臣賜以爵位  
順頗受納品第不平涼州人徐桀發其事浩又  
毀之帝大怒刑順於城西順死後數年其從父



弟孝伯為太武知重居中用事及浩誅帝怒甚  
謂孝伯曰卿從兄往雖誤國朕意亦未至此由  
浩遂殺卿從兄皇興初順子敷等貴寵獻文追  
贈順侍中鎮西大將軍太尉公高平王謚曰宣  
王妻邢氏曰孝妃順四子長子敷字景文真君  
二年選入中書教學以忠謹給侍東宮又為中  
散與李訢盧遐度世等竝以聰敏內參機密敷  
性謙恭加有文學文成寵遇之遷祕書下大夫  
賜爵平棘子後兼錄南部遷散騎常侍南部尚

書中書監領內外祕書襲爵高平公朝政大議  
事無不關及宋徐州刺史薛安都司州刺史常  
珍奇等以彭城懸瓠降于時朝議謂未必可信  
敷乃固執必然乃遣師接援淮海寧輯敷既見  
待二世兄弟親戚在朝者十餘人弟奕又有寵  
於文明太后李訢列其隱罪二十餘條獻文大  
怒皇興四年誅敷兄弟削順位號為庶人敷從  
弟顯德妹夫廣平宋叔珍等皆坐關亂公私同  
時伏法敷兄弟敦崇孝義家門有禮至於居喪



法度吉凶書記皆合典則為北州所稱美既致  
斯禍時人歎惜之敷弟式字景則學業知名位  
西兗州刺史僕陽侯式自以家據權要心慮危  
禍常敕津吏臺有使者必先啓然後度之既而  
使人卒至始云南過既濟突入執式赴都與兄  
俱死子憲字仲軌精幹善風儀好學有器度太  
和初襲爵又降為伯并祕書中散雅為孝文知  
賞後拜趙郡太守趙脩與其州里脩歸葬父母  
也牧守以下畏之累跡憲不為屈時人高之後

以黨附高肇為御史所劾正光五年行雍州刺  
史尋除七兵尚書孝昌中除征東將軍揚州刺  
史淮南大都督及梁平北大將軍元樹等來寇  
憲力屈而降因求還國既至敕付廷尉憲女壻  
安樂王監據相州及靈太后謂監心懷劫脅遂  
詔賜憲死永熙中贈儀同三司尚書令定州刺  
史謚曰文靜子希遠字景冲早卒希遠子祖悛  
襲祖爵希遠弟希宗字景玄性寬和儀貌雅麗  
有才學位金紫光祿大夫齊神武擢為中外府



長史文宣帝納其第二女為皇后位上黨太守  
卒贈司空公殷州刺史謚曰文簡希宗長子祖  
昇儀容瓌麗垂手過膝文學足以自通位齊州  
刺史淫於從兵妻見殺祖昇弟祖勳位給事黃  
門侍郎齊文宣以其女為濟南王妃除侍中封  
丹楊郡王尋改封公濟南即位除趙州刺史濟  
南廢還除金紫光祿大夫太寧中昭信后有寵  
於武成除齊州刺史賊賄狼籍坐免官復起為  
光州刺史祖勳性貪慢兼其女崔氏驕豪干政

時論鄙之女侍中陸媪母元氏即祖勳妻姨為  
此附會又除西兗州刺史殿中尚書祖勳無才  
幹自少及長居官無可稱述卒贈尚書右僕射  
武平中將封后兄君璧等為王還復祖勳王爵  
其弟祖欽封竟陵王位光祿卿祖勳第三弟祖  
納兄弟中最有識尚以經史被知卒於散騎常  
侍希宗弟希仁字景山有學識卒於侍中太子  
詹事子公統仕齊位員外郎高歸彥之反公統  
為之謀主歸彥敗伏法其母崔氏當沒官其弟



宣寶行賅改籍注老事發武成帝培殺之肝腦  
塗地希仁弟騫字希義博涉經史文藻富贍位  
散騎常侍殷州大中正尚書左丞以本官兼散  
騎常侍使梁後坐事免論者以為非罪騫嘗贈  
親友盧元明魏收詩云監河愛升水蘇子惜餘  
明益州達友趣廷尉辯交情蓋失職之志云後  
除給事黃門侍郎卒其文筆別有集錄齊受禪  
贈儀同三司謚曰文惠騫弟希禮字景節性敦  
厚容止樞機動遵禮度起家著作佐郎脩起居

注歷位太常少卿兼廷尉少卿行魏尹事豫州  
刺史仍居議曹與邢邵等議定禮律卒於信州  
刺史

子孝貞字元操好學善屬文仕齊釋褐司徒府  
參軍事與弟孝基同見吏部郎中陸昂昂戲之  
曰弟名孝基兄其替矣孝貞對曰禮雖不肖請  
附子臧昂握手曰士固不安有名吾賢必當遠  
至簡靜不安通接賓客射策甲科拜給事中稍  
遷兼通直散騎常侍副李勣使陳孝貞從姊則



昭信皇后從兄祖勳女為廢帝濟南王妃祖欽  
女一為後主娥英一為琅邪王儼妃祖勳叔騫  
女為安德王延宗妃諸房子女多有才貌又因  
昭信后所以與帝室姻媾重疊兄弟竝以文學  
自達恥為外戚家于時黃門侍郎高乾和親要  
用事求昏於孝貞孝貞拒之由是有隙陰譖之  
出為太尉府外兵參軍後歷中書舍人武平中  
出為博陵太守不得志尋為司州別駕後復兼  
散騎常侍聘周使副還除給事黃門侍郎待詔

文林館假儀同三司以美於詞令敕與中書侍  
郎李若李德林別掌宣傳詔敕周武帝平齊授  
儀同三司小典祀下大夫宣帝即位轉吏部下  
大夫隋文帝為丞相孝貞從韋孝寬討尉遲迥  
以功授上儀同三司開皇初拜馮翊太守為犯  
廟諱于是稱字元操後數歲遷蒙州刺史吏人  
安之自此不復留意文筆人問其故慨然歎曰  
五十之年倏焉已過鬢垂素髮筋力已衰宦意  
文情一時盡矣悲夫然每暇日輒引賓客絃歌



對酒終日為歡後徵拜內史侍郎與內史令李  
德林參典文翰元操無幹劇之用頗稱不理上  
譴怒之敕御史劾其事由是出為金州刺史卒  
官所著文集三十卷行於世子元玉元操弟孝  
基亦有才學風詞甚美以衛尉丞待詔文林館  
位儀曹郎中孝基弟孝俊太子洗馬孝俊弟孝  
威字季重涉學有器幹兄弟之中最為敦篤位  
太尉外兵參軍修起居注仕隋禮部侍郎大理  
少卿式弟奕字景世夫容貌有才藝位都官尚

書安平侯與兄敷同死太和初文明太后追念  
奕兄弟及誅李訢存問憲等一二年歲時賜以  
布帛奕弟罔字道度少為中散逃避得免後歷  
位度支尚書太和二十一年孝文幸長安罔以  
咸陽山河險固秦漢舊都勸帝去洛陽都之後  
孝文引見罔笑謂曰昔婁敬一說漢祖即日西  
駕尚書今以西京說朕使朕不廢東轅當是獻  
可理殊所以今古相反耳罔曰昔漢祖起於布  
衣欲藉嶮以自固婁敬之言符於本旨今陛下



德洽四海事同隆周是以愚臣獻說不能上動  
帝大悅問性鯁烈敢直言常面折孝文彈駁公  
卿無所迴避百寮皆憚之孝文常加優禮每車  
駕巡幸恒兼尚書右僕射雖才學不及諸兄然  
公彊當世堪濟過之卒子祐字長禧篤穆友于  
見稱於世歷位給事中累遷博陵太守所在亦  
以清幹著順弟脩基陳留太守卒子探幽高平  
太守探幽兄子洪鸞河間太守  
李孝伯高平公順從父弟也父曾少以鄭氏禮

左氏春秋教授為業郡三辟功曹竝不就曰功  
曹之職雖曰鄉選高第猶是郡吏耳北面事人  
亦何容易州辟主簿到官月餘乃歎曰梁敬叔  
云州郡之職徒勞人耳道之不行身之憂也遂  
還家講授道武時為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  
丁零數為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憚不入  
境賊於常山界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  
之還令送鹿故處郡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  
山粟其見憚如此卒贈荊州刺史栢仁子謚曰



懿孝伯少傳父業博綜羣言美風儀動有法度  
從兄順言之太武徵為中散謂曰真卿家千里  
駒也遷祕書奏事中散轉散騎侍郎光祿大夫  
賜爵魏昌子以軍國機密甚見親寵謀謨切祕  
時人莫能知遷北部尚書以頻從征伐規略之  
功進爵壽光侯真君末宋文帝聞車駕南伐遣  
其弟太尉江夏王義恭率眾赴彭城太武至彭  
城登亞父冢以望城內遣送其俘蒯應至小市  
門宣詔勞問義恭等問應士馬數曰中軍四十

餘萬宋徐州刺史武陵王駿遣人獻酒二器甘  
蔗百挺并請駱馳帝明日復登亞父冢遣孝伯  
至小市門駿亦使其長史張暢對孝伯曰主上  
有詔詔太尉安北可暫出門欲與相見今遣賜  
駱馳及貂裘雜物暢曰有詔之言何得稱之於  
此孝伯曰卿家太尉安北是人臣不縱為鄰國  
之君何為不稱詔於鄰國之臣又何至杜門絕  
橋暢曰二王以魏帝營壘未立此精甲十萬恐  
輕相陵踐故且閉城待彼休息兵士然後共修



戰場尅日交戲孝伯曰令行禁止主將常事何  
用廢橋杜門復何以十萬誇大我亦有良馬百  
萬復可以此相矜既開門暢屏人却仗出受賜  
物孝伯曰詔以貂裘賜太尉駱駝馬賜安北  
義恭獻皮袴褶一具駿奉酒二器甘蔗百挺帝  
又遣賜義恭駿等羶各一領鹽各九種并胡鼓  
孝伯曰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  
主上自所食黑鹽療腹脹氣滿末之六銖以酒  
而服胡鹽療目痛戎鹽療諸瘡赤鹽駁鹽臭鹽

馬齒鹽四種竝非食鹽太尉安北何不遣人來  
至朕間見朕小大知朕老少觀朕為人暢曰魏  
帝為人久為往來所具故不復遣信義恭獻蠟  
燭十挺駿獻錦一疋孝伯風容閑雅應荅如流  
暢及左右甚相嗟歎帝大喜進爵宣城公為使  
持節散騎常侍秦州刺史卒贈征南大將軍定  
州刺史謚曰文昭公孝伯體度恢雅明達政事  
朝野貴賤咸推重之景穆曾啓太武廣徵俊秀  
帝曰朕有一孝伯足理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



訪此人輩亦何可得其見貴如此性方慎忠厚  
每朝廷事有所不足必手自書表切言陳諫或  
不從者至於再三削減藁草家人不見公廷論  
議常引綱紀或有言事者孝伯恣其所陳假有  
是非終不抑折及見帝言其所長初不隱人姓  
名以為已善故衣冠之士服其雅正自崔浩誅  
後軍國謀謨咸出孝伯太武寵眷有亞於浩亦  
以宰輔遇之獻替補闕其迹不見時人莫得而  
知卒之日遠近哀傷焉孝伯美名聞於遐邇李

彪使江南齊武帝謂曰北有李孝伯於卿遠近  
其為遠人所知若此其妻崔贖女高明婦人生  
一子元顯崔氏卒後納翟氏不以為妻憎忌元  
顯後遇劫元顯見害世云翟氏所為也元顯志  
氣甚高為時人所傷惜翟氏二子安人安上竝  
有風度安人襲爵壽光侯司徒司馬無子爵除  
安上鉅鹿太守亦早卒安人弟豹子後追理先  
封卒不得襲孝伯兄祥字元善學傳家業鄉黨  
宗之位中書博士時尚書韓元興率衆出青州



以祥為軍司略地至陳汝淮北之人詣軍降者  
七千餘戶遷之交豫之南置淮陽郡以撫之拜  
祥太守流人歸者萬餘家百姓安業遷河間太  
守有威恩之稱徵拜中書侍郎人有千餘上書  
乞留數年朝廷不許卒官追贈定州刺史平棘  
子謚曰憲子安世幼聰悟興安二年文成帝引  
見侍郎博士子簡其秀儁欲以為中書學生安  
世年十一帝見其尚小引問之安世陳說父祖  
甚有次第即以為生帝每幸國學恒獨被引問

詔曰汝但守此至大不慮不富貴天安初拜中  
散以謹慎帝親愛之累遷主客令齊使劉纘朝  
貢安世奉詔勞之安世美容貌善舉止纘等自  
相謂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纘等呼安世為典  
客安世曰何以亡秦之官稱於上國纘曰世異  
之號凡有幾也安世曰周謂掌客秦改典客漢  
名鴻臚今日主客君等不欲影響文武而殷勤  
亡秦纘又指方山曰此山去燕然遠近安世曰  
亦石頭之與番禺耳時每有江南使至多出藏



內珍物令都下富室好容服者貨之令使任情  
交易使至金玉肆問價纘曰北方金玉大賤當  
是山川所出安世曰聖朝不貴金玉所以同於  
瓦礫又皇上德通神明山不愛寶故川無金山  
無玉纘初將大市得安世言慙而罷遷主客給  
事中時人困飢流散豪右多有占奪安世乃上  
疏陳均量之制孝文深納之後均田之制起於  
此矣出為相州刺史假趙郡公敦農桑斷淫祀  
西門豹史起有功於人者為之脩飾廟堂表薦

廣平宋翻陽平路恃慶皆為朝廷善士初廣平  
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前刺史薛道擿親  
往討之大為波敗遂為逋逃之藪公私成患百  
姓語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卷蓬左  
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尚如此男子那可逢安世  
設方畧誘波及諸子姪二十餘人斬于鄴市州  
內肅然病卒於家安世妻博陵崔氏生一子瑒  
崔氏以妬悍見出又尚滄水公主生二子謚郁  
瑒字琚羅涉歷史傳頗有文才氣尚豪爽公彊



當世太師高陽王雍表薦瑒為文時人多絕戶  
為沙門瑒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  
大無過於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  
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將來之益棄堂堂之  
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教之  
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  
曰鬼神之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  
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靈太后雖以瑒言為  
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轉尚書郎隨

蕭寶夤西征以瑒為統帥瑒德洽鄉閭招募雄  
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寶  
夤見瑒至拊其肩曰子遠來吾事辦矣故其下  
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寶夤啓瑒為左丞  
仍為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寶夤又啓為中  
書侍郎還朝除岐州刺史坐辭不赴任免官建  
義初河陰遇害初贈尚書右僕射殷州刺史後  
又贈散騎常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  
史瑒儻有大志好飲酒篤於親知每謂弟郁



曰士大夫學問稽博古今而罷何用專經為老  
博士也與弟謚特相友愛謚在鄉物故瑒慟哭  
絕氣久而方蘇不食數日暮年形骸毀悴人倫  
哀歎之

謚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  
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謚請業同門生為之語曰  
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謚以公子徵拜  
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  
府二辟竝不就唯以琴書為業有絕世之心覽

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  
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辯物當取正於經典  
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於周孔之遺訓然後  
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  
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  
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紜  
靡所取正乃使裴顧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摭  
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通  
也為設虛器耳况漢氏所作四維之个復不能



令各處其辰愚以為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殿屋以崇嚴父之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於教未知其所隆政求之於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余以為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論則聖人之於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於禮任意

而忽之是則顧賢於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子以不達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搜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略則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為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之篇



以為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二家參之月令以為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室之

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揆章當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之左右个三十六户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之殿前是其遺像耳个者即寢之房也但明堂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之五室則義明於考工校之户牖則數協於盛德考之施用則事著於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垂衆儒儻或在斯矣



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  
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  
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於五室而謬於堂  
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  
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  
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創制耳故五室者  
合於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據其  
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  
及俱二三但允求之古義竊為當矣鄭康成漢

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  
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  
令聽朔各失厥衷左右之介棄而不顧乃反文  
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於東北  
木火用事交於東南火土用事交於西南金水  
用事交於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  
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學非  
所望於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於南門  
之外閨月則闔門左扉立於其中鄭玄注曰天



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  
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及宿路寢亦如  
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於明堂門下還處路寢  
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  
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  
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  
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之翼  
室即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  
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於經史者也

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於路寢小斂婦人  
繫帶麻於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於  
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於注者也論  
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  
之說還相矛盾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  
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  
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室於  
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  
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



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  
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  
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  
已哉假在儉約為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  
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為  
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  
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之曰  
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為丈三尺五寸矣南  
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

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為三尺之戶二尺窻窻  
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扉門圭窻之  
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闊  
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為通  
矣驗之衆塗略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  
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  
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於戶牖之間而  
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於其上  
今之屏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



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為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即虞夏尚朴殷周稍文製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以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於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凡堂上度以筵

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凡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於戶牖失之於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



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  
為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  
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  
若必小而為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  
斯為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  
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為戴氏聞  
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  
一室有四戶之窓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為九室  
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

於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未必思其九室  
之為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偽飾辭  
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  
庶探其衷不為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  
愛遠惡近世中之怕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  
驚俗之談固延多謂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推  
之儻或存焉謚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  
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  
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



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於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十有二卷為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豪必舉通不長通有在斯屈不苟言以違

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遂絕跡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夏通宵雖仲舒不闕園居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為喻謐嘗詣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語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黃門侍郎甄琛內贊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



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  
常欲致言但未其次耳諸君何為輕自媒銜謂  
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  
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  
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  
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  
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  
而卒邦國銜殄瘁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  
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默

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  
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謐曰貞靜處  
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於是表其門曰文德  
里曰孝義云

郁字永穆好學沈靜博通經史為廣平王懷友  
深見禮遇時學士徐遵明教授山東生徒甚盛  
懷徵遵明在館令郁問其五經義例十餘條遵  
明所荅數條而已稍遷國子博士自國學之建  
諸博士率不講說其朝夕教授唯郁而已謙虛



寬雅甚有儒者之風再遷通直散騎常侍建義  
中以兄瑒卒遂撫育孤姪歸於鄉里永熙初除  
散騎常侍衛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兼都官尚書  
尋領給事黃門侍郎三年於顯陽殿講禮記詔  
郁執經郁解說不窮羣難鋒起無廢談笑孝武  
及諸王凡預聽者莫不嗟善尋病卒贈散騎常  
侍驃騎大將軍尚書左僕射儀同三司都督定  
州刺史

謚子士謙字子約一名容郎髫鬣喪父事母以

孝聞母曾歐吐疑中毒因跪嘗之伯父瑒深所  
嗟尚每稱此兒吾家顏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  
贊辟開府參軍事後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  
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為伽藍脫身  
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善天文  
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  
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  
廷擢為國子祭酒固辭得免刺史高元海以禮  
再致之稱為菩薩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



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親賓至輒陳  
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春  
秋二社必高會極宴無不沈醉誼亂嘗集士謙  
所盛饌盈前而先為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  
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寧  
可違乎少長肅然無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  
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  
乃為人踈頓至於此家富於財躬處節儉每以  
振施為務州里有喪事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

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媿懼更  
相推讓卒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至涼  
處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禾黍者默而避之  
其家僮嘗執盜粟者士謙慰喻之曰窮困所致  
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  
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懼請罪士謙謂曰  
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速去無為吏拘性  
寬厚皆此類也後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  
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



本圖賑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責家為設酒食對之燔契曰責了矣幸勿為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熟責家爭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饑多有死者士謙罄家資為之糜粥賴以全活者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田糧種子分給貧乏趙郡農人德之撫其子孫曰此李參軍遺惠也仁心感物羣犬生子交共相乳凶年散穀至萬餘石合諸藥以救疾癘如此積三十年或謂士謙子多陰德士謙曰夫言陰德其

猶耳鳴已獨知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邪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鮫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猛獸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鼃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下為烏書生為



地羊祐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  
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  
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  
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  
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謙平  
生時時為詠懷詩輒毀其本不示人又嘗論刑  
罰遺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  
損益無為頓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  
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

肉刑刑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左腕流刑刑去右  
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刑落其  
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  
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安  
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  
可有識者頗以為得政體隋開皇八年終於家  
趙州士女聞之莫不流淚曰我曹不死而令李  
參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李景伯等以士謙道  
著丘園條其行狀諸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



不行遂相與樹碑於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  
德及夫終所有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  
參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乃散  
粟五百石以賑窮乏免奴婢六十人案趙郡李  
氏出自趙將武安君牧當楚漢之際廣武君左  
車則其先也左車十四世孫恢字仲興漢桓靈  
間高尚不仕號有道大夫恢生定字文義仕魏  
位漁陽太守有子四人竝仕晉平字伯括為樂  
平太守機字仲括位國子博士隱字叔括保字

季括位竝尚書郎兄弟皆以儒素著名時謂之  
四括機子楷字雄方位書侍御史家于平棘南  
有男子五人輯晁茱勁叡輯字獲宗晁字仲黃  
茱字季黃勁字少黃叡字幼黃竝以友悌著美  
為當世所宗時所謂四黃者也輯位高密郡守  
二子慎敦晁位鎮南府長史一子義勁位書侍  
御史四子盛敏隆喜叡位高平太守二子勗克  
其後慎敦居栢仁子孫甚微義南徙故壘世謂  
之南祖勗兄弟居巷東盛兄弟居巷西世人指



其所居因以為目蓋自此也義字敬仲位司空  
長史生東宮舍人吉字彥同吉生尚書郎聰字  
小時聰生真字義深事列于後勗字景賢位頓  
丘太守勗生趙郡太守頤字彥祖頤生勰系曾  
各有令子事並列于前盛位中書郎三子纘襲  
閣纘字偉業位太尉祭酒生四子誕休重苞誕  
字紹元假趙郡太守生四子建追確龜龜字神  
龜位主簿生二子鳳林秀林隋書卷一百一十四  
李裔字徽伯父秀林小名楹性溫直太和中中

書博士為頓丘相豪右畏之景明初試守博陵  
郡抑強扶弱政以嚴威為名以毋憂去職後為  
司徒司馬定州大中正太中大夫卒贈齊州刺  
史裔出後伯父鳳林孝昌中為定州鎮軍長史  
帶博陵太守于時逆賊杜洛周侵亂州界裔潛  
引洛周州遂陷沒洛周恃無綱紀至于市令驛  
帥咸以為王呼曰市王驛王乃封裔定州王洛  
周尋為葛榮所滅裔仍事榮介朱榮禽葛榮遂  
繫裔及高昂薛脩義李無為等於晉陽從榮至



洛榮死乃免天平初以齊神武大丞相諮議參  
軍參定策功封固安縣伯為候衛大將軍陝州  
刺史及周文帝攻尅州城見害東魏贈尚書令  
司徒定州刺史子子旦襲子旦弟子雄  
子雄少慷慨有大志陝州破因隨周軍入長安  
家世並以學業自通子雄獨習騎射其兄子旦  
讓之曰棄文尚武非士大夫素業子雄曰自古  
誠臣貴仕文武不備而能濟功業者鮮矣既文  
且武兄何病焉子旦無以應仕周累遷小賓部

後從達奚武與齊人戰于芒山諸軍大破子雄  
所領獨全累遷涼州摠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  
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即位行軍摠  
管韋孝寬略定淮南拜亳州刺史隋文帝摠百  
揆徵為司會中大夫以淮南功加位上開府及  
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及晉王廣出鎮  
并州以子雄為河北行臺兵部尚書上謂曰吾  
兒既少卿無文武之才今者推誠相委吾無北  
顧憂矣子雄頓首流涕誓以效命子雄當官正



直倨然有不可犯色王甚敬憚吏人稱焉歲餘卒官子公挺嗣裔從祖詵字令世誕弟休之子也休字紹則散騎常侍詵與族兄靈族弟熙等俱被徵事在高允徵士頌詵位中書侍郎京兆太守詵從祖弟善見位趙郡太守善見子顯進位州主簿濮陽太守顯進子暎字暉道位相州中從事步兵校尉贈殷州刺史暎子普濟學涉有名性和韻位濟北太守時人語曰入麤入細李普濟武定中位北海太守暎弟育字仲遠位

相州防城別將以拒葛榮之勲賜爵趙郡公後除金紫光祿大夫卒贈都官尚書謚曰貞子惜襲與從父兄普濟並應秀才舉時人謂其所居為秀才村惜位太子舍人惜族叔肅字彥邕位員外常侍初諂附侍中元暉後以左道事侍中穆紹常裸身被髮畫腹銜刀於隱屏處為紹求福故紹愛之薦為黃門郎性酒狂從靈太后幸江陽王繼第侍飲頗醉言辭不遜抗辱太傅清河王懌為有司彈劾太后怒之卒於夏州刺史



肅從弟皦字景林有學識位廷尉少卿贈齊州刺史謚曰宣子慎武定中位東平太守皦從弟仲旋司徒左長史恒農太守先是宮牛二姓阻險為害仲旋示以威惠即竝歸伏累遷右光祿大夫天平初遷都於鄴以仲旋為營構將進號衛大將軍出為兗州刺史還除將作大匠所歷竝著聲績卒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子希良侍御史煥字仲文小字醜瓌中書侍郎盛弟隆之後也隆字太彝位阜城令隆生慕

縣令謀謀生始平太守景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景生東郡太守伯應伯應生煥煥有幹用與酈道元俱為李彪所知恒州刺史穆泰據代都謀反煥以書侍御史與任城王澄推究之煥先驅至州宣告曉喻乃執泰等景明初齊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煥以司空從事中郎為軍司馬與楊大眼奚康生等迎接仍行揚州事賜爵容城伯及荆蠻擾動敕煥兼通直散騎常侍慰勞之降者萬餘家除梁州刺史時武興氏楊



集起舉兵作逆敕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大破  
集起軍又破秦州賊呂苟兒及斬氏王楊定還  
朝遇患卒贈幽州刺史謚曰昭子密字希邕少  
有節操母患積年名醫療之不愈乃精習經方  
洞閑針藥母疾得除由是以醫術知名屬尔朱  
兆弒逆與勃海高昂為報復計後從神武封容  
城縣侯位襄州刺史  
李義深趙郡高邑人也祖真字令才位中書侍  
郎父紹字嗣宗殷州別駕義深有當世才用而

心曾險峭時人語曰劍戟森森李義深初以殷  
州別駕歸齊神武再遷鴻臚少卿見尔朱兆兵  
盛叛歸之兆平神武怒其罪遷齊州刺史好利  
多所受納轉行梁州刺史為陽夏太守段業告  
其在州聚斂被禁止卒於禁所子駒駘有才辯  
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陳人稱之後為壽陽  
道行臺左丞與王琳同陷陳周末逃歸隋開皇  
中為永安郡太守絳州長史卒子政藻明敏有  
才幹駒駘沒陳政藻時為開府行參軍判集書



省事便謝病解職居處若在喪禮人士稱之開  
皇中歷尚書工部員外郎卒於宜州長史駒駘  
弟文師歷中書舍人齊郡太守義深弟同軌體  
貌魁岸嘗帶十圍學綜諸經兼該釋氏又好醫  
術年二十舉秀才再遷著作郎典儀注脩國子  
博士興和中兼通直散騎常侍使梁梁武深耽  
釋學遂集名僧於其愛敬同泰二寺講涅槃大  
品經引同軌豫席兼遣其朝士議共觀聽同軌  
論難久之道俗咸以為善盧景裕卒齊神武引

同軌在館教諸公子甚嘉禮之每旦入授日暮  
始歸緇素請業者同軌夜為解說四時恒爾不  
以為倦卒時人傷惜之神武亦嗟悼之贈瀛州  
刺史謚曰康同軌弟幼舉安德太守以貪汙棄  
市幼舉弟之良有幹用位金部郎中  
之良弟幼廉少寡欲為兒童時初不從人家有  
所求請嘗故以金寶授之終不取彊付輒擲之  
地州牧以其蒙幼而廉故以名焉性聰敏累遷  
齊文襄驃騎府長史文襄薦為濟州儀同府長



史又遷瀛州長史齊神武行經冀部摠合河北六州文籍商榷戶口增損親自部分多在馬上徵責文簿指影取備事非一緒幼廉應機立成恒先期會為諸州準的神武深加慰勉仍責諸人曰碎卿等諸人作得李長史一脚指不是時諸人並謝罪幼廉獨前拜恩觀者咸歎美之神武還并州以告文襄文襄喜謂人曰吾是知人矣文襄嗣事除霸府掾時以并州王政所基求好長史舉者多不見納後因大集謂陳元康曰

我教你好長史處李幼廉即其人也遂命為并州長史常在文襄第內與隴西辛術等六人號為館客天保初除太原郡太守文宣嘗與語及楊愔誤稱為楊公以應對失宜除濟陰郡守累遷太僕大司農二卿趙州大中正大理卿所在稱職後主時和士開權重百寮盡傾幼廉高揖而已由是出為南青州刺史主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初至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密通疏奉黃金百挺妓婢二十人幼廉不受遂



殺之罷還鄴祖孝徵執政求紫石英於幼廉以  
其南青州所出幼廉辭無好者固請乃與二兩  
孝徵有不平之言或以告幼廉幼廉抗聲曰李  
幼廉結髮從宦誓不曲意求人天生德于予孝  
徵其如予何假欲挫頓不過遣向并州耳時已  
授并省都官尚書辭而未報遂發敕遣之齊未  
官至三品已上悉加儀同獨不霑此例語人曰  
我不作儀同更覺為榮卒贈吏部尚書義深族  
弟神威幼有風裁家業禮學又善音樂撰集樂

書近百卷卒於尚書左丞又有李勣字彥鴻世  
居栢仁弱冠以文章知仕齊位東平太守後待  
詔文林館除通直散騎常侍聘于梁晚節頗以  
貪酒為累貧無居宅寄止佛寺中常著巾帔終  
日對酒招致賓客風調詳雅勣從兄子朗才辭  
藁之亞兼有吏能位中書舍人  
論曰古人云燕趙多奇士觀夫李靈兄弟竝有  
焉靈則首應弓旌道光師傳順則器標棟幹一  
時推重孝伯風範鑒略蓋亦過人各能克廣門



業道風不殞餘慶之美豈非此之謂乎至如元忠之倜儻從橫功名自卒季初之家風素業昆季兼舉有齊之日雅道方振憲之子弟特盛衣纓豈唯戚里是憑固亦文雅所得安世識具通雅時幹之良瑒以豪俊達郁則儒博顯謚之高逸固可謂世有人焉義深弟兄人位兼美子雄才官不替門緒茂矣

列傳第二十一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游雅

從祖弟明根

高閭

趙逸

兄子琰

胡叟

胡方回

張湛

段承根

宗胡

闕駟



劉延明

趙柔

索敞

宋繇

曾孫遊道

江式

游雅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也太武時與勃海高允等俱知名徵拜中書博士後使宋授散騎侍郎賜爵廣平子稍遷太子少傅領禁兵進爵爲侯受詔與中書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

制出爲東雍州刺史假梁郡公在任廉白甚有惠政徵爲祕書監委以國史之任竟無所成雅性剛戇好自矜誕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輕允才允性柔寬不以爲恨允將婚于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黃頭其貴已賤人皆此類也允著徵士頌殊重雅雅因議論長短忿儒者陳奇遂陷奇至族議者深責之卒贈相州刺史謚曰宣侯



明根字志遠雅從祖弟也祖鱣慕容熙樂浪太守父幼馮跋假廣平太守明根幼年遭亂爲櫟陽王氏奴主使牧羊明根以漿壺倩人書字路邊書地學之長安鎮將竇瑾見之呼問知其姓名乃告游雅雅使人贖之教書年十六辭雅歸鄉里於白渠坎爲窟讀書積歲雅稱薦之太武擢爲中書學生性寡欲綜習經史文成踐阼爲都曹主書帝以其敬慎每嗟美之假員外散騎常侍安樂侯使宋宋孝武稱其長者迎送禮加

常使獻文時累遷東兖州刺史封新泰侯爲政清平孝文時爲儀曹長清約恭謹號爲稱職歷儀曹尚書加散騎常侍遷大鴻臚卿河南王幹師尚書如故隨例降侯爲伯又參定律令屢進讜言明根以年踰七十表求致仕優詔許之引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勤仍爲流涕賜青紗單衣委貌冠被褥錦袍等物其年以司徒尉元爲三老明根爲五更行禮辟雍賜步挽一乘給上卿祿供食之味大官就第月送以定律令



賜布帛等歸本部又賜安車兩乘幄帳被褥車  
駕幸鄴明根朝于行宮優詔賜以穀帛敕太官  
備送珍羞爲造甲第國有大事恒璽書訪之舊  
疾發動手詔問疾太醫送藥卒於家宣武弔祭  
贈賵甚厚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謚靖侯明根  
歷官內外五十餘年處身以仁和接物以禮讓  
時論貴之孝文初明根與高閭以儒老學業特  
被禮遇公私出入每相追隨而閭以才筆時侮  
明根世號高游焉子肇襲字伯始孝文賜名焉

博綜經史孝文初爲內祕書侍御中散稍遷典  
命中大夫車駕南伐肇表諫不納尋遷太子中  
庶子肇謙素敦重文雅見任以父老求解官扶  
侍孝文欲令祿養出爲本州南安王禎鎮北府  
長史帶魏郡太守王薨復爲高陽王雍鎮北府  
長史太守如故爲政清簡加以匡贊歷佐二王  
甚有聲績以父憂解任復授黃門侍郎兼侍中  
爲畿內大使黜陟善惡賞罰分明歷太府廷尉  
卿兼御史中尉黃門如故肇儒者動存名教直



繩所舉莫非傷風敗俗持法仁平斷獄務於矜  
恕尚書令高肇宣武之舅百寮懾憚以肇名與  
已同欲令改易肇以孝文所賜執志不許高肇  
甚銜之宣武嘉其剛梗盧昶之在朐山也肇諫  
曰朐山叢爾僻在海濱於我非急於賊爲利始  
聞賊將屢以宿豫求易朐山持此無用之地復  
彼舊有之彊兵役時解其利爲大帝將從之尋  
而昶敗遷侍中梁軍主徐玄明斬其青翼二州  
刺史張稷首以郁州內附朝議遣兵赴援肇表

以爲不宜勞師爭海島之地帝不納及大將軍  
高肇伐蜀肇又陳願俟後圖又不納明帝即位  
遷中書令相州刺史有惠政再遷尚書右僕射  
肇於吏事斷決不速主者諮呈反覆至於再三  
必窮其理然後下筆雖寵勢干請終無迴撓方  
正之操時人服之及元義廢靈太后將害太傅  
清河王懌乃集公卿會議其事於時羣官莫不  
失色順旨肇獨抗言以爲不可終不下署卒謚  
文貞公肇外寬柔內剛直耽好經傳手不釋書



善周易毛詩尤精三禮爲易集解撰冠婚儀白  
珪論詩賦表啓凡七十五篇謙廉不競曾撰儒  
碁以表其志清貧寡欲資仰俸祿而已爲廷尉  
時宣武嘗敕肇有所降恕執而不從曰陛下自  
能恕之豈可令臣曲筆也其執意如此及明帝  
初近侍羣臣預在奉迎者自侍中崔光以下並  
加封封肇文安縣侯肇獨曰子襲父位今古之  
常因此獲封何以自處固辭不應論者高之子  
祥字宗良頗有才學襲爵爲秦伯位國子博士

領尚書郎中明帝以肇甚斷文安之封復欲封  
祥祥守其父志卒不受又追論肇前議清河守  
正不屈乃封祥高邑縣侯卒贈給事黃門侍郎  
幽州刺史謚曰文

高閭字閭士漁陽雍奴人也五世祖原晉安北  
將軍上谷太守關中侯有碑在薊中祖雅少有  
令各位州別駕父洪字季願位陳留王從事中  
郎閭貴乃贈幽州刺史固安貞子閭早孤少好  
學博綜經史下筆成章少爲車子送祖至平城



脩刺詣崔浩浩與語竒之使爲謝中書監表明  
日浩歷租車過駐馬呼閭諸車子皆驚閭本名  
驢浩乃改爲閭而字焉由是知名和平末爲中  
書侍郎文成崩乙渾擅權內外危懼文明太后  
臨朝誅渾引閭與中書令高允入禁中參決大  
政賜爵安樂子與鎮南大將軍尉元南赴徐州  
以功進爵爲侯獻文即位徙崇光宮閭表上至  
德頌高允以閭文章富逸舉以自代遂爲獻文  
所知參論政事永明初爲中書令給事中委以

機密文明太后甚重閭詔令書檄碑銘贊頌皆  
其文也太和三年出師討淮北閭表諫陳四疑  
請時速返旆文明太后曰六軍電發有若摧朽  
何慮四難也遷尚書中書監淮南王他奏求依  
舊斷祿閭表以爲若不班祿則貪者肆其姦情  
清者不能自保詔從閭議孝文又引見王公以  
下於皇信堂令辯忠佞閭曰佞者飾知以行事  
忠者發心以附道譬如玉石皦然可知帝曰玉  
石同體而異名忠佞異名而同理求之於同則



得其所以異尋之於異則失其所以同出處同  
異之間交換忠佞之境豈是皦然易明哉或有  
託佞以成忠或有假忠以飾佞如楚之子綦後  
事雖忠初非佞也閻曰子綦諫楚初雖隨述終  
致忠言此適欲幾諫非爲佞也子綦若不設初  
權後忠無由得顯帝善閻對後上表曰臣聞爲  
國之道其要有五一曰文德二曰武功三曰法  
度四曰防固五曰刑賞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  
以來之荒狡放命則播武功以威之人未知戰

則制法度以齊之暴敵輕侵則設防固以禦之  
臨事制勝則明賞罰以勸之用能關國寧方征  
伐四剋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  
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  
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  
戰則與室家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是以古人  
伐北方攘其侵掠而已歷代爲邊患者良以儻  
忽無常故也六鎮勢分倍衆不關至相圍逼難  
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



是築漢之孝武踵其前事此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同此役者非智術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理宜然也今故宜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施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始必懲又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人爲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

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爲三軍一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稍脩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爲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革之宜識旌旗之節兵器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郡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庫隨近往來俱送北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決戰若其不來然後散分其地



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三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則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軍糧一月不足爲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孝文詔曰比當與卿二面論又詔問爲書問蠕蠕時

蠕蠕國有喪而書不叙凶事帝曰卿職典文辭不論彼之凶事若知而不作罪在灼然若情思不至應謝所任對曰昔蠕蠕主敦和崇親其子屢犯邊境如臣愚見謂不宜弔帝曰敬其父則子悅敬其君則臣悅卿云不合弔慰是何言歟問遂免冠謝罪帝曰蠕蠕使牟提小心恭慎同行疾其敦厚恐其還北必被謗誣昔劉準使殷靈誕每禁下人不爲非禮事及還果被譖愬以致極刑今書可明牟提忠於其國使蠕蠕主知



之是年冬至大饗群官孝文親舞於太后前羣臣皆舞帝乃長歌仍率羣臣再拜上壽問進曰臣聞大夫行孝行合一家諸侯行孝聲著一國天子行孝德被四海今陛下敦行孝道臣等不勝慶踊謹上千萬歲壽帝大悅又議政於皇信堂問曰伏思太皇太后十八條之令及仰尋聖朝所行事周於百揆願終成其事帝曰刑法者王道所用何者爲法何者爲刑施行之日何先何後對曰刑制之會軌物齊衆謂之法犯違制

約致之於憲謂之刑然則法必先施刑必後著帝曰論語稱冉子返朝孔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其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何者爲政何者爲事對曰政者上之所行事者下之所綜後詔問與太常採雅樂以營金石又領廣陵王師出除鎮南將軍相州刺史以參定律令之勤賜布帛粟牛馬等遷都洛陽問表諫言遷有十損必不獲已請遷於鄴帝頗嫌之雍州刺史曹武據襄陽請降車駕親幸懸瓠問表



諫洛陽草創武既不遣質任必非誠心帝不納  
武果虛詐諸將皆無功而還車駕還幸石濟閭  
朝於行宮帝謂曰朕往年之意不欲決征但兵  
士已集恐爲幽王之失不容中止遂至淮南而  
彼諸將竝列州鎮至無所獲實由晚一月日故  
耳閭曰古攻戰法倍則攻之十則圍之聖駕親  
征誠應大捷所以無大獲良由兵少故也今京  
邑甫爾庶事造勅願陛下當從容伊瀍使德被  
四海帝曰願從容伊瀍實亦不少但未獲耳閭

曰司馬相如臨終恨不封禪今雖江介不賔然  
中州地略以盡平豈可聖明之辰而闕盛禮帝  
曰荆揚未一豈得如卿言也閭以江南非中國  
且三代之境亦不能遠帝曰淮海惟揚州荆及  
衡陽惟荊州此非近中國乎及車駕至鄴孝文  
頻幸其州館下詔褒揚之閭每請本州以自效  
詔曰閭以懸車之年方求衣錦知進志退有塵  
謙德可降號平北將軍朝之老成宜遂情願徒  
授幽州刺史令懲勸兼行恩法竝舉閭以諸州



罷從事依府置參軍於政體不便表宜復舊帝  
不悅歲餘表求致仕優荅不許徵爲太常卿頻  
表陳遜不聽又車駕南討漢陽閭上表諫求廻  
師帝不納漢陽平賜閭璽書閭上表陳謝宣武  
踐阼閭累表遜位優詔授光祿大夫金章紫綬  
使吏部尚書邢巒就家拜授及辭引見東堂賜  
以肴羞訪之大政以其先朝儒舊告老求歸帝  
爲之流涕優詔賜安車几杖輿馬繒綵衣服布  
帛事從豐厚百僚餞之猶羣公之祖二疏也閭

進陟北芒上望闕表以示戀慕之誠卒于家謚  
文貞閭好爲文章集四十卷其文亦高允之流  
後稱二高爲當時所服閭強果敢直諫其在私  
室言裁聞耳及於朝廷廣衆之中則談論鋒起  
人莫能敵孝文以其文雅之美每優禮之然會  
編矜慢初在中書好詈辱諸博士學生百餘人  
有所干求者無不受其賄及老爲二州乃更廉  
儉自謹有良牧之譽子元昌襲爵位遼西博陵  
二郡太守閭弟悅篤志好學有美於閭早卒



趙逸字思羣天水人也父昌石勒黃門郎逸好學夙成仕姚興歷中書侍郎後爲赫連屈丐所虜拜著作郎太武平統萬見逸所著曰此豎無道安得爲此言乎作者誰也速推之司徒崔浩進曰彼之謬述亦子雲美新固宜容之帝乃止歷中書侍郎赤城鎮將頻表乞免久乃見許性好墳典白首彌勤年踰七十手不釋卷凡所著述詩賦銘頌五十餘篇逸兄溫字思恭博學有高名爲姚泓天水太守劉裕滅泓遂歿於氏氏

王楊難當稱燕太武以溫爲難當府司馬卒于仇池令溫子琰字叔起初符氏亂琰爲乳母攜奔壽春年十四乃歸孝心色養餽熟之節必親調之皇興中京師儉婢簡粟糶之琰遇見切責敕留輕糶嘗送子應異州娉室從者於路遇得一羊行三十里而琰知之令送於本處又過路旁主人設羊羹琰訪知盜殺卒辭不食遣人買耜刃得剩六耜即命送還刃主刃主高之義而不受琰命委之而去初爲兖州司馬轉團城鎮



副將還京爲淮南王他府長史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積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及蒸嘗拜獻未曾不嬰慕卒事每於時節不受子孫慶賀年踰耳順而孝思彌篤慨歲月推移遷窆無異乃絕鹽粟斷諸餽味食麥而已年八十卒遷都洛陽子應等乃還鄉葬焉應弟煦字賓育好音律以善歌聞於世位秦州刺史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少聰慧年十三辯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

披讀羣籍再閱於目皆誦焉好屬文旣善典雅之詞又工鄙俗之句以姚氏將衰遂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遽返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協時事而未及鄙黷人皆竒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有仕路遂



入漢中宋梁秦二州刺史馮翊吉翰頗相禮接  
授叟末佐不稱其懷未幾翰遷益州叟隨入蜀  
時蜀沙門法成率僧數千人鑄丈六金像宋文  
帝惡其聚衆將加大辟叟聞之即赴丹楊啓申  
其美遂免復還蜀法成遺其珍物價直千餘匹  
叟一無所受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  
乃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略曰群犬吠新  
客佞暗排踈賓直途旣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  
惋祝鮑躬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懷託翰寄輔仁

伯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  
來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鮑之有叟曰  
貴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  
夙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歲餘牧犍破降  
叟旣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於  
密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  
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  
成時召叟及舒竝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於  
叟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饑貧然不以爲耻養



子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犢牛  
弊韋袴褶而已作布囊容三四斛飲噉醉飽盛  
餘肉餅以付螟蛉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  
尚書李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取初叟一見高允  
曰吳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於子以弦韋  
爲幽贄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於允館見中書  
侍郎趙郡李璨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璨頗忽  
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許脫體上袴褶衣帽君  
欲作何計也譏其唯假成服璨惕然失色叟少

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  
前則先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甯常順陽馮  
翊由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靜  
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汜潛家善釀  
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  
東裴定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  
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於孝  
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順陽等數子稟叟獎  
示頗涉文流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



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然其館  
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醢醬調美見其  
二妾竝年衰跛眇衣布穿弊閭見其貧以衣物  
直十餘匹贈之亦無辭免閭作宣命賦叟爲之  
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  
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無家人營主凶  
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於墓次即令弟繼之  
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  
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

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踈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胡方回安定臨涇人也父義周姚泓黃門侍郎  
方回仕赫連屈丐爲中書侍郎涉獵史籍辭彩  
可觀爲屈丐統萬城銘蛇祠碑諸文頗行於世  
大武破赫連昌方回入魏未爲時知後爲北鎮  
司馬爲鎮脩表有所稱薦帝覽之嗟美問知方  
回召爲中書博士賜爵臨涇子遷侍郎與太子  
少傅游雅等改定律制司徒崔浩及當時朝賢  
竝愛重之清貧守道以壽終



張湛字子然一字仲玄燉煌深泉人也魏執金  
吾恭九葉孫爲河西著姓祖質仕涼位金城太  
守父顯有遠量武昭王據有西夏引爲功曹甚  
器異之嘗稱曰吾之臧子原也位酒泉太守湛  
弱冠知名涼土好學能屬文冲素有志仕沮  
渠蒙遜位兵部尚書涼州平拜寧遠將軍賜爵  
南浦男司徒崔浩識而禮之浩注易叙曰燉煌  
張湛金城宗欽武威段承根三人皆儒者茲有  
雋才見稱西州每與余論易余以左氏傳卦解

之遂相勸爲解注故爲之解其見稱如此湛至  
京師家貧不立操尚無虧浩常給其衣食薦爲  
中書侍郎湛知浩必敗固辭每贈浩詩頌多箴  
規之言浩亦欽敬其志每常報答極推崇之美  
浩誅湛懼悉燒之閉門却掃慶弔皆絕以壽終  
兄銑字懷義閑粹有才幹仕沮渠蒙遜位建昌  
令性至孝母憂哀毀過人服制雖除而蔬糲弗  
改崔浩禮之與湛等卒於征西參軍懷義孫通  
字彥綽博通經史沈冥不預時事頓丘李彪欽



其學行與之遊款及彪用事言於中書令李冲  
冲召見甚器重之太和中徵中書博士中書侍  
郎永平中又徵汾州刺史皆不赴終於家通四  
子徹麟儉鳳皆傳家業知名於世徹字方明位  
侍中衛尉卿封西平縣公子敢之襲位太中大  
夫樂陵郡守麟字嘉應位廣平太守儉字元慎  
位涼州刺史鳳字孔鸞位國子博士散騎常侍  
著五經異同評十卷爲儒者所稱

改承根

武威姑城人

自云漢太尉

頰九世孫也父暉字長祚

身八尺餘師事歐陽湯湯甚器愛之有一童子  
與暉同志後二年童子辭歸從暉請馬暉戲作  
木馬與童子甚悅謝暉曰吾太山府君子奉教  
遊學今將歸煩子厚贈無以報德子後至常伯  
封侯非報也且以爲好言終乘馬騰虛而去暉  
乃自知必將貴仕乞伏熾盤爲輔國大將軍涼  
州刺史御史大夫西海侯熾盤子慕末襲位政  
亂暉父子奔吐谷渾慕容瓚內附暉與承根歸  
魏太武至長安人告暉欲南奔云置金於馬轡



中帝密遣視之果如告者言斬之於市暴尸數日時有儒生京兆林白奴欽暉德音夜竊其尸置之枯井女爲燉煌張氏婦聞之乃向長安收葬承根好學機辯有文思而性行踈薄有始無終司徒崔浩見而竒之與同郡陰仲達俱被浩引以爲俱涼土文華才堪注述言之太武竝請爲著作郎引與同事世咸重承根文而薄其行甚爲燉煌公李寶所敬待浩誅承根與宗欽等俱死

宗欽字景若金城人少好學有儒者風仕沮渠蒙遜爲中書郎世子洗馬上東宮侍臣箴太武平涼州入魏賜爵封樹勇拜著作郎與高允書贈詩允荅書并詩甚相褒美在河西撰蒙遜記十卷無足可稱

闕駟字玄陰燉煌人也祖倜父玖竝有名於西土玖位會稽令駟博通經傳聰敏過人三史羣言經目則誦時人謂之宿讀注王朗易傳撰十三州志沮渠蒙遜甚重之常侍左右訪以政事



損益拜祕書考課郎中給文吏三十人典校經籍刊定諸子三千餘卷牧犍待之彌重拜大行臺遷尚書及姑臧平樂安王丕鎮涼州引爲從事中郎王薨還京師家甚貧不免饑寒性能多食一飯至三升乃飽卒無後

劉延明燉煌人也父寶字子玉以儒學稱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餘人通經業者八十餘人瑀有女於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

女婿誰坐此席者吾當婚焉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妻之延明後隱居酒泉不應州郡命弟子受業者五百餘人涼武昭王徵爲儒林祭酒從事中郎昭王好尚文典書史穿落者親自補葺延明時侍側請代其事王曰躬自執者欲人重此典籍吾與卿相遇何異孔明之會玄德遷撫夷護軍雖有政務手不釋卷昭王曰卿注記篇籍以燭繼晝白日且然夜可休息延明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



老之將至孔聖稱焉延明何人斯敢不如此延明以三史文繁著略記百三十篇八十四卷檄煌實錄二十卷方言三卷靖恭堂銘一卷注周易韓子人物志黃石公三略行於世蒙遜平酒泉拜秘書郎專管注記築陸沈觀於西苑躬往禮焉號玄處先生學徒數百月致羊酒牧犍尊爲國師親自致拜命官屬以下皆北面受業時同郡索敞陰興爲助教並以文學見稱每巾衣而入太武平涼州士庶東遷夙聞其名拜樂平

王從事中郎太武詔諸年七十已上聽留本鄉一子扶養延明時老矣在姑臧歲餘思鄉而返至涼州西四百里韭谷窟疾卒太和十四年尚書李冲奏延明河右碩儒今子孫沈屈未有祿潤賢者子孫宜蒙顯異於是除其一子爲郢州雲陽令正光三年太保崔光奏曰故樂平王從事中郎燉煌劉延明著業涼城遺文在茲如或愆釁當蒙數世之宥况乃維祖逮孫相去未遠而令久淪阜隸不獲收異儒學之士所爲竊歎



乞敕尚書推檢所屬甄免碎役敦化厲俗於是乎在詔曰太保啓陳深合勸善其孫等三家特可聽免河西人以為榮柔亦州人趙柔字元順金城人也少以德行才學知名河右沮渠牧犍時為金部郎太武平涼州內徙京師歷著作郎河內太守其著信惠柔嘗在路得人所遺金珠一貫價直數百緡柔呼主還之後有人遺柔鐔數百枚者柔亦與子善明鬻之市有人從柔買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與柔

三十匹善明欲取之柔曰其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措計之流聞而敬服隴西王源賀采佛經幽旨作祇洹精舍圖偈六卷柔為之注解為當時俊僧所欽味又憑立銘讚頗行於世子默字沖明武威太守為索敞字巨振燉煌人也為劉延明助教專心經籍盡能傳延明業涼州平入魏以儒學為中書博士京師貴遊之子皆敬憚威嚴多所成益前後顯達位至尚書牧守者數十人皆受業於敞



北史列傳卷三十一  
二十五  
敞以喪服散在衆篇遂撰比爲喪服要記出補  
扶風太守在位清貧卒官時舊同學生等爲請  
謚詔贈涼州刺史謚曰獻初敞之在涼州與鄉  
人陰世隆文才相友世隆至京師被罪徙和龍  
厓上谷困不前達土人徐能抑掠爲奴敞因行  
至上谷遇見世隆對泣而別敞爲訴理得免世  
隆子孟貴性至孝每向田芸耨早朝拜父來亦  
如之鄉人欽焉

宋繇字體業燉煌人也世仕張氏父僚張玄靚

武興太守繇生而僚爲張邕所誅五歲喪母事  
伯母張氏以孝聞八歲而張氏卒居喪過禮喟  
然謂妹夫張彥曰門戶傾覆負荷在繇不銜膽  
自厲何以繼承先業遂隨彥至酒泉追師就學  
閉室讀書晝夜不倦博通經史呂光時舉秀才  
除郎中後奔段業爲中散騎常侍以業無遠略  
西奔涼武昭王歷位通顯家無餘財雖兵革閒  
講誦不廢每聞儒士在門常倒屣出迎引談經  
籍允明斷決時事亦無滯也沮渠蒙遜平酒泉



於繇室得書數千卷鹽米數十斛而已蒙遜歎  
曰孤不喜克李氏欣得宋繇耳拜尚書吏部郎  
中委以銓衡蒙遜將死以子牧犍託之牧犍以  
爲左丞送其妹興平公主於京師太武拜繇河  
西王右丞相錫爵清水公及平涼州從牧犍至  
京師卒謚恭公長子巖襲爵改爲西平侯巖子  
蔭中書議郎樂安王範從事中郎卒贈咸陽太  
守蔭子季預性清嚴居家如官位勃海太守子  
遊道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

所受事母以孝聞與叔父別居叔父爲奴誣以  
構逆遊道誘令返雪而殺之魏廣陽王深北伐  
請爲鎧曹及爲定州刺史又以爲府佐廣陽爲  
葛榮所殺元徽誣其降賊收錄妻子遊道爲訴  
得釋與廣陽子迎喪返葬中尉酈善長嘉其氣  
節引爲殿中侍御史臺中語曰見惡能討宋遊  
道孝莊即位除左兵中軍爲尚書令臨淮王彧  
譴責遊道乃執版長揖曰下官謝王瞋不謝王  
理即日詣闕上書曰徐州刺史元孚頻有表云



北史及傳卷三十一  
三十一  
偽梁廣發士卒圖彭城乞增羽林二千以孚宗  
室重臣告請應實所以量奏給武官千人孚今  
代下以路阻自防遂納在防羽林八百人辭云  
疆境無事乞將還家臣忝局司深知不可尚書  
令臨淮王彧即孚之兄子遣省事謝遠三日之  
中八度逼迫云宜依判許臣不敢附下罔上孤  
負聖明但孚身在任乞師相繼及其代下便請  
放還進退爲身無憂國之意所請不合其罪下  
科彧乃召臣於尚書都堂云卿一小郎憂國之

心豈厚於我醜罵溢口不顧朝章右僕射臣世  
隆吏部郎中臣薛琰已下百餘人竝皆聞見臣  
實獻直言云忠臣奉國事在其心亦復何簡貴  
賤比自北海入洛王不能致身死難方清宮以  
迎篡賊鄭先護立義廣州王復建旗往討趣惡  
如流伐善何速今得冠冕百寮乃欲爲私害政  
爲臣此言彧賜怒更甚臣既不佞干犯貴臣乞  
解郎中帝召見遊道嘉勞之彧亦奏言臣忝冠  
百寮遂使一郎攘袂高聲肆言頓挫乞解尚書



令帝乃下敕聽解臺郎後除司州中從事時將  
還鄴會霖雨行旅擁於河橋遊道於幕下朝夕  
宴歌行者曰何時節作此聲也固大癡遊道應  
曰何時節而不作此聲也亦大癡後齊神武自  
太原來朝見之曰此人是遊道邪常聞其名今  
日始識其面遷遊道別駕後日神武之司州饗  
朝士舉觴屬遊道曰飲高歡手中酒者大丈夫  
卿之爲人合飲此酒及還晉陽百官辭於紫陌  
神武執遊道手曰甚知朝貴中有憎忌卿者但

用心莫懷畏慮當使卿位與之相似於是啓以  
遊道爲中尉文襄執請乃以吏部郎中崔暹爲  
御史中尉以遊道爲尚書左丞文襄謂暹遊道  
曰卿一人處南臺一人處北省當使天下肅然  
遊道入省劾太師咸陽王但太保孫騰司徒高  
隆之司空侯景錄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  
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賂終是不避  
權豪又奏駁尚書違失數百條省中豪吏王儒  
之徒竝鞭斥之始依故事於尚書省立門名以



記出入早晚令僕已下皆側目魏安平王坐事  
亡章武二王及諸王妃太妃是其近親者皆被  
徵責都官郎中畢義雲主其事有奏而禁有不  
奏輒禁者遊道判下廷尉科罪高隆之不同於  
是反誣遊道厲色挫辱已遂枉拷羣令史證成  
之與左僕射襄城王旭尚書鄭述祖等上言曰  
飾僞亂真國法所必去附下罔上王政所不容  
謹案尚書左丞宋遊道名望本闕功績何紀屬  
永安之始朝士亡散乏人之際叨竊臺郎躁行

諂言肆其姦詐空識名義不顧典文人鄙其以  
衆畏其口出州入省歷忝清資而長惡不悛曾  
無忌諱毀譽由已憎惡任情比因安平王事遂  
肆其褊心因公報隙與郎中畢義雲遞相糾舉  
又左外兵郎中魏叔道牒云局內降人左澤等  
爲京畿送省令取保放出大將軍在省日判聽  
遊道發怒曰往日官府成何物官府將此爲例  
又云乘前旨格成何物旨格依事請問遊道竝  
皆承引案律對捍詔使無人臣之禮大不敬者



死對捍使者尚得死坐况遊道吐不臣之言犯慢上之罪口稱夷齊心懷盜跖欺公賣法受納苞苴產隨官厚財與位積雖賊汗未露而姦詐如是舉此一隅餘詐可驗今依禮據律處遊道死罪是時朝士皆忿爲遊道不濟而文襄聞其與隆之相抗之言謂楊遵彥曰此真是鯁直大剛惡人遵彥曰譬之畜狗本取其吠今以數吠殺之恐將來無復吠狗詔付廷尉遊道坐除名文襄使元景康謂曰卿早逐我向并州他經略

不忍殺卿遊道從至晉陽以爲大行臺吏部又以爲太原公開府諮議及平陽公爲中尉遊道以諮議領書侍御史尋以本官兼司徒左長史及文襄疑黃門郎溫子昇知元瑾之謀繫諸獄而餓之食弊糲而死棄屍路隅遊道收而葬之文襄謂曰吾近書與京師諸貴論及朝士云卿僻於朋黨料爲一病今卿真是重舊節義人此情不可奪子昇吾本不殺之卿葬之何所憚天下人代卿怖者是不知吾心也尋除御史中尉



東萊王道習參御史選限外投狀道習與遊道  
有舊使令史受之文襄怒收游道辯而判之曰  
游道稟性獷悍是非肆已吹毛洗垢創痍人物  
往與郎中蘭景雲忿競列事十條及加推窮便  
是虛妄方共道習陵侮朝典法官而犯特是難  
原宜付省科游道被禁獄吏欲爲脫枷游道不  
肯曰此令公命所並有不可輒脫文襄聞而免之  
游道抗志不改天口初元年以游道兼太府卿乃  
於少府覆檢主司以盜截得鉅萬計姦吏反誣奏

之下獄尋得出不歸家徑之府理事卒遺令薄  
葬不立碑表不求贈謚贈瓜州刺史武平中以  
子士素久典機密重贈儀同三司謚曰貞惠游  
道剛直疾惡如讎見人犯罪皆欲致之極法彈  
糾見事又好察陰私問獄察情捶撻嚴酷兗州  
刺史李子貞在州貪暴游道案之文襄以子貞  
預建義勲意將含忍游道疑陳元康爲其內助  
密啓云子貞元康交游恐其別有請屬文襄怒  
於尚書都堂集百寮撲殺子貞又兗州人爲游



道生立祠堂像題曰忠清君游道別劾吉寧等五人同死有欣悅色朝士甚鄙之然重交游存然諾之分歷官嚴整而時大納賄分及親故之艱匱者其男女孤弱為嫁娶之臨喪必哀躬親營視為司州綱紀與牧樂昌西河二王乖忤及二王薨每事經恤之與頓丘李獎一面便定死交獎曰我年位已高會用弟為佐史令弟北面於我足矣游道曰不能既而獎為河南尹辟游道為中正使者相屬以衣恰待之握手歡譔元

顯入洛獎受其命出使徐州都督元孚與城人趙紹兵殺之游道為獎訟寃得雪又表為請贈回已考一汎階以益之又與劉廐結交託廐弟粹於徐州殺趙紹後劉廐伏法於洛陽粹以徐州叛官軍討平之梟粹首於鄴市孫騰使客告市司得五百匹後聽收游道時為司州中從事令家人作劉粹所親於州陳訴依律判許而奏之敕至市司猶不許游道杖市司勒使速付騰聞大怒游道立理以抗之既收粹尸厚加贈遺



李獎二子構訓居貧游道後令其求三富人死  
事判免之凡得錢百五十萬盡以入構訓其使  
氣黨俠如此時人語曰游道獼猴面陸操科斗  
形意識不關見何謂醜者必無情構嘗因游道  
會客因戲之曰賢從在門外大好人宜自迎接  
爲通名稱族弟游山游道出見之乃獼猴而衣  
帽也將與構絕構謝之豁然如舊游道死後構  
爲定州長史游道弟三子士遜爲墨曹博陵王  
管記與典籤共誣奏構構於禁所祭游道而祈

焉士遜晝卧如夢者見游道怒已曰我與構恩  
義汝豈不知何共小人謀陷清直之士士遜驚  
跪曰不敢不敢旬日而卒游道每戒其子士素  
士約士慎等曰吾執法大剛數遭屯蹇性自如  
此子孫不足以師之諸子奉父言柔和謙遜士  
素沉密少言有才識稍遷中書舍人趙彥深引  
入內省參典機密歷中書黃門侍郎遷儀同三  
司散騎常侍恒領黃門侍郎自處機要近二十  
年周慎溫恭甚爲彥深所重初祖珽知朝政出



彥深爲刺史瑱奏以士素爲東郡守中書侍郎  
李德林白瑱留之由是還除黃門侍郎共典機  
密士約亦爲善士官尚書左丞

江式字法安陳留濟陽人也六世祖瓊字孟琚  
晉馮翊太守善蟲篆詁訓永嘉大亂瓊棄官投  
張軌子孫因居涼土世傳家業祖強字文威涼  
州平內徙代京上書三十餘法各有體例又獻  
經史諸子千餘卷由是拜中書博士卒贈燉煌  
太守父紹興高允奏爲秘書郎掌國史二十餘

年以謹厚稱卒於趙郡太守式少專家學數年  
中常夢兩人時相教授及寤每有記識初拜司  
徒長史兼行參軍檢校御史尋除符節令以書  
文昭太后尊號謚冊除奉朝請仍符節令篆體  
尤工洛京宮殿諸門板題皆式書也延昌三年  
三月式表曰臣聞伏犧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  
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  
觀鳥獸之迹別初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  
事宣之王庭則百工以叙載之方冊則萬品以



明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殊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假借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即謂之籀書孔子脩六經左丘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別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蠲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

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官獄繁多以趣約易始用隸書古文由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漢興有尉律學復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尚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詔



亦是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蒼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楊雄採以作訓纂篇及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幡信

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後漢郎中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脩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



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陳留蔡邕採李斯  
曹喜之法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  
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竒  
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魏初博士  
清河張揖著埤倉廣雅古今字詁究諸埤廣綴  
拾遺漏增長事類抑亦於文爲益者然其字詁  
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  
與揖同博開古藝特善倉雅許氏字指八體六  
書精究閑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

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校之說  
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少異又有京兆韋誕河東  
衛覲二家竝號能篆當時臺觀榜題寶器之銘  
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晉世義陽王  
典祠令任城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况趣附  
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竒惑之字  
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悅弟靜別放故左校令  
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宮商角徵羽各  
爲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



不同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  
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  
虛造巧談辯士以意爲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  
乃曰追來爲歸巧言爲辯小免爲駝神虫爲蠶  
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  
文石經三字也凡所關古莫不惆悵焉嗟夫文  
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  
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  
從父兄俱授學於衛覬覬古篆之法倉雅方言說

文之誼當時竝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  
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  
牧犍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  
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叙列於儒林  
官班文省家號世業暨臣闇短識學庸薄漸漬  
家風有忝無顯是籍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  
竊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  
字以許慎說文爲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注籀  
篇爾雅三倉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埤倉廣



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  
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復重統爲一部其  
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篆下各有區別  
詁訓假借之誼僉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並  
逐字而注其所不知者則闕如也脫蒙遂許異  
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典書祕書所須之  
書乞垂敕給并學士五人嘗習文字者助臣披  
覽書生各五人專令抄寫侍中黃門國子祭酒  
一月一監評議疑隱庶無紕繆所撰名目伏聽

明旨詔曰可如所請并就太常與兼教八書史  
也其有所須依請給之名目待書成重聞式於  
是撰集字書號曰古今文字凡四十卷大體依  
許氏說文爲本上篆下隸正光中兼著作郎卒  
官贈巴州刺史其書竟未能成式兄子征虜將  
軍順和亦工篆書先是太和中兗州人沈法會  
能隸書宣武之在東宮敕法會侍書後以隸迹  
見知於閭里者甚衆未有如崔浩之妙一  
論曰游雅才業亦高允之亞至於陷族陳奇斯



所以絕世而莫祀明根雅道儒風終受非常之  
遇以太和之盛有乞言之重抑乃曠世一時肇  
既聿脩克隆堂構正清梗槩顛沛不渝辭爵主  
幼之年抗節臣權之日顧視羣公其風固已遠  
矣高閭發言有章句下筆富文詞故能受遇累  
朝見重明主桂冠謝事禮備而懸輿美矣趙逸文  
雅自業琰加之孝義可謂世有人焉胡叟顯晦  
之間優遊無悶亦一代之異人歟胡方回張湛  
段承根闕駟劉延明趙柔玄小敞皆通涉經史才  
志不羣價重西州有聞東國故流播之中自拔  
泥滓人之不可以無能信也宋繇處屈能申終  
致顯達遊道剛直自立任使爲累江式能世其  
業亦足稱云

列傳第二十二

北史三十四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王慧龍

玄孫松年

五世孫邵

鄭羲

孫述祖 譯叔孫儼

從曾孫道邕

道邕子譯

王慧龍太原晉陽人晉尚書僕射愉之孫散騎常侍郎緝之子也幼聰慧愉以為諸孫之龍故名焉初宋武微時愉不為之禮及得志愉合家見誅慧龍年十四為沙門僧彬所匿因將過江津人見其行意忽忽疑為王氏子孫彬稱為受業者乃免既濟遂西上江陵依叔祖忱故吏荆



州前中從事習辟強時刺史魏詠之卒辟強與江陵令羅脩前別駕劉期公土人王騰等謀舉兵推慧龍為盟主剋日襲州城而宋武聞詠之卒亦懼江陵有變遣其弟道規為荊州衆遂不果羅脩等將慧龍又與僧彬北詣襄陽晉雍州刺史魯宗之資給慧龍送度江遂奔姚興自言也如此姚泓滅慧龍歸魏明元引見與言慧龍請效力南討言終俯而流涕天子為之動容謂曰朕方混一車書席卷吳會卿情計如此豈不

能相資以衆乎然亦未之用後拜洛城鎮將鎮金墉會明元崩太武初即位咸謂南人不宜委以師旅之任遂停前授初崔浩弟恬聞慧龍王氏子以女妻之浩既昏姻及見慧龍曰信王家兒也王氏世齷鼻江東謂之齷王慧龍鼻漸大浩曰真貴種矣數向諸公稱其美司徒長孫嵩聞之不悅言於太武以其嗟服南人則有訕鄙國化之意太武怒召浩責之浩免冠陳謝得釋慧龍由是不調久之除樂安王範傳領并荆揚



三州大中正慧龍抗表願得南垂自效崔浩固言之乃授南蠻校尉安南大將軍左長史及宋荊州刺史謝晦起兵江陵引慧龍爲援慧龍督司馬靈壽等一萬人拔其思陵戍進圍項城晦敗乃班師後宋將王玄謨寇滑臺詔假慧龍楚兵將軍與安頡等同討之相持五十餘日諸將以賊盛莫敢先慧龍設奇兵大破之太武賜以劔馬錢帛授龍驤將軍賜爵長社侯拜滎陽太守仍領長史在任十年農戰並脩大著聲績招

攜邊遠歸附者萬餘家號爲善政其後宋將到彥之檀道濟頻頓淮潁大相侵掠慧龍力戰屢摧其鋒彥之與友人蕭斌書曰魯軌頑鈍馬楚麤狂亡人之中唯王慧龍及韓延之可爲深憚不意儒生懦夫乃令老子訝之宋文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以叛太武聞曰此必不然是齊人忌樂毅耳乃賜慧龍璽書曰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不足



介意也宋文計既不行復遣刺客呂玄伯購慧  
龍首二百戶男絹一千匹玄伯爲反間來屏人  
有所論慧龍疑之使人探其懷有尺刀玄伯叩  
頭請死慧龍曰各爲其主也吾不忍害此人左  
右皆言義隆賊心未已不殺玄伯無以創將來  
慧龍曰死生有命彼亦安能害我且吾方以仁  
義爲一鹵又何憂乎刺客遂捨之時人服其寬  
恕慧龍自以遭難流離常懷憂悴乃作祭伍子  
胥文以寄意焉生一男一女遂絕房室布衣蔬

食不參吉事舉動必以禮太子少傅游雅言於  
朝曰慧龍古之遺孝也撰帝王制度十八篇號  
曰國典真君元年拜使持節寧南將軍武牢鎮  
都副將未至鎮而卒臨沒謂功曹鄭曄曰吾羈  
旅南人恩非舊結蒙聖朝殊特之慈得在壇場  
效命誓願鞭屍吳市戮墳江陰不謂嬰此重疾  
有心莫遂非唯仰愧國靈實亦俯慙后土脩短  
命也夫復何言身歿後乞葬河內州縣之東鄉  
依古墓而不墳足藏髮齒而已庶其魂而有知



猶希結草之報時制南人入國者皆葬桑乾擘等申遺意詔許之贈安南將軍荊州刺史謚穆侯吏人及將士共於墓所起佛寺圖慧龍及僧形像而讚之呂玄伯感全宥之恩留守墓側終身不去子寶興襲爵寶興少孤事母至孝尚書盧遐妻崔浩女也初寶興母及遐妻俱孕浩謂曰汝等將來所生皆我之自出可指腹爲親及昏浩爲撰儀躬自監視謂諸客曰此家禮事宜盡其美及浩被誅盧遐後妻寶興從母也緣坐

沒官寶興亦逃避未幾得出盧遐妻時官賜度斤鎮高車滑骨寶興盡賣貨產自出塞贖之以歸州辟中從事別駕舉秀才皆不就閉門不交人事襲爵封長社侯龍驤將軍卒子瓊襲爵瓊字世珍孝文賜名焉太和九年爲典寺令十六年降侯爲伯帝納其長女爲嬪拜前將軍并州大中正正始中爲光州刺史有受納響爲中尉王顯所劾終得雪免神龜中除左將軍兗州刺史去州歸京多年沈滯所居在司空劉騰宅西



騰雖勢傾朝野初不候之騰既權重吞并鄰宅  
增廣舊居唯瓊終不肯與以此久見屈抑瓊女  
適范陽盧道亮不聽歸其夫家女卒哀慟無已  
瓊仍葬之別所冢不即塞常於壙內哭泣久之  
乃掩當時深怪之加以聾疾每見道俗乞丐無  
已造次見之令人笑愕道逢太保廣平王懷據  
鞍抗禮自言馬瘦懷即以乘馬并乘具與之嘗  
詣尚書令李崇騎馬至其黃閣見崇子世哲直  
問繼伯在否崇趨出瓊乃下崇儉而好以紙帖

衣領瓊晒而掣去之崇小子青牀嘗盛服就禡  
之崇亦不恨領軍元乂使奴遺瓊馬瓊并留奴王  
誦聞之笑曰東海之風於茲墜矣孝昌三年除  
鎮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中書令時瓊子遵業  
爲黃門郎故有此授卒贈征北將軍中書監并  
州刺史自慧龍入國三世一身至瓊始有四子  
長子遵業風儀清秀涉歷經史位著作佐郎與  
司徒左長史崔鴻同撰起居注遷右軍將軍兼  
散騎常侍慰勞蠕蠕乃詣代京采拾遺文以補



起居所闕與崔光安豐王延明等參定服章及  
光爲孝明講孝經遵業預講延明錄義竝應詔  
作釋奠侍宴詩時人語曰英英濟濟王家兄弟  
轉司徒左長史黃門郎監典儀注遵業有譽當  
時與中書令陳郡袁翻尚書琅邪王誦並領黃  
門郎號曰三哲時政歸門下世謂侍中黃門爲  
小宰相而遵業從容恬素若處丘園嘗著穿角  
履好事者多毀新履以學之以胡太后臨朝天  
下方亂謀避地自求徐州太后曰王誦罷幽州

始作黃門卿何乃欲徐州也更待一二年當有  
好處分遵業兄弟竝交游時俊乃爲當時所美  
及介朱榮入洛兄弟在父喪中以於莊帝有從  
姨兄弟之親相率奉迎俱見害河陰議者惜其  
人才而譏其躁競贈并州刺史著三晉記十卷  
子松年少知名齊文襄臨并州辟爲主簿累遷  
通直散騎常侍副李緯使梁使還歷位尚書郎  
中魏收撰魏書成松年有謗言文宣怒禁止之  
仍加杖罰歲餘得免除臨漳令遷司馬別駕本



州大中正孝昭擢拜給事黃門侍郎帝每賜坐  
與論政事甚善之孝昭崩松年馳驛至鄴都宣  
遺詔發言涕泗迄於宣罷容色無改辭吐諧韻  
宣訖號慟自絕於地百官莫不感慟還晉陽兼  
侍中護梓宮還鄴諸舊臣避形迹無敢盡哀唯  
松年哭必流涕朝士咸恐武成雖忿松年戀舊  
情切亦雅重之以本官加散騎常侍食高邑縣  
幹參定律令前後大獄多委焉兼御史中丞發  
晉陽之鄴在道遇疾卒贈吏部尚書并州刺史

謚曰平第二子劭最知名

益大端對百

劭字君懋少沈默好讀書仕齊累遷太子舍人  
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等嘗論古  
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問劭劭具論所出取  
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  
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隋文帝受  
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  
禁私撰史為內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收  
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負外散騎侍郎脩起



居注劾以上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絕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也在晉時有人以洛陽火度江者世世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溫酒及炙肉用石炭木炭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

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sub>口</sub>廚及東宮諸王食廚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sub>以</sub>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sub>口</sub>初物數百段拜著作郎上表言符命曰昔周保<sub>山</sub>八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黃河變清十四<sub>口</sub>鏡徹齊氏以爲已瑞改元年曰河清是月至<sub>黃</sub>以大興公始作隨州刺史歷年二十隋果大<sub>興</sub>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必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虛發河清啓聖實屬大隋



午爲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地數旣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愬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隱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爲兩段有楊樹之形黃根青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齊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

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鬪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鬪初見白氣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雲雨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鬪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鬪之歲爲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鬪於滎陽者熒字



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  
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八自崇陽門也西  
北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  
不可得而殺皆感氣也又曰秦姓商名宮黃色  
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正日辰見白龍與五黑  
龍鬪白龍陵故秦人有命案此言皆為大隋  
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並死是也姓商者皇  
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  
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

長八尺河龍以正日辰見者秦正月卦龍見之  
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鬪者亳州熒陽  
龍鬪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  
以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白色也死龍所  
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宣靖凡  
五帝趙陳代越滕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  
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鬪能去  
敵曰除臣以秦人有命者秦之為言通也大也  
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秦表戴



于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于盾也秦人之表戴于臣伏見至尊有戴于之表益知秦人之表不爽毫釐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曰太平時陰陽和合風雨會同海內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惟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蓋明至尊昔爲陳留公世子亳州摠管遂受天命

海內均同不以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主高洋爲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爲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栢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栢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栢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



枯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牧亳州  
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栢枝回抱其枯枝漸指西  
北道教果行考校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  
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政道得則陰物變  
爲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爲韭亦是謹案自六年  
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爲玉石爲陰玉爲陽又左  
衛園中葱皆變爲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  
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  
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

行蕃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  
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也易稽  
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爲復五月貧  
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  
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  
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  
命隨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  
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蕃  
決難解者明當時蕃彰皆通決險難皆解散也



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爲王六爲宗廟明宗廟神靈欲命登九五之位帝王拘人以禮係人以義也拘人以禮係人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從之者明諸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謂臣下也王用亨于西山者蓋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宮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天隨楊丁寧之至也坤

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爲周后任理內政也一年傳爲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起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貧之從東北來立貧之當爲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昔爲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城邑也西北



地動星墜者蓋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也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摠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爲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蓋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蓋至尊舊所乘騶駟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於馬爲作足坎於馬爲美脊是故騶馬脊有肉鞏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

也河圖帝通紀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出承元訖道無爲安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河典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爲之變動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以爲法玉衡之神與此



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隨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爲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蓋謂至尊受命出爲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爲安率者安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爲安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術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彼二皇之

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以來日漸長亦其義也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爲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典出者言皇帝親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



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教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通紀二篇大陳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於隋也上大悅以劭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黃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其文以爲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戶人門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

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蓋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諸字本無行伍皆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日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蓋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



月形蓋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  
次比兩楊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蓋  
明長久吉慶也劭復迴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  
篇奏之上以爲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人間歌  
謠引圖書織緯依約符命摺撫佛經撰爲皇隋  
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  
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讀之曲折其聲有如  
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及  
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佛經說人應生天上及

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  
花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  
大行皇后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祕記皆云  
是妙善菩薩臣謹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內  
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大寶殿後夜有神光  
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種種音樂震  
滿虛空至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與經文  
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  
在仁壽大興宮者蓋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



安宮者象京師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內夜有鐘聲二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之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黃帝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腳李盛扶肘乃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

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入扶持寔爲長壽之徵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帝不忍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蓋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直石蜡殺石厚丘明以爲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謹案賊諒毒被生靈者也古者同德則同姓德不同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



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爲姬姓諒旣自絕請改其  
氏劭以此求媚帝依違不從後遷祕書少監卒  
於官劭在著作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  
十卷多錄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  
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詞義繁雜無足稱者遂  
使隋代文武名臣善惡之迹堙滅無聞初撰齊  
志爲編年體二十卷復爲齊書紀傳一百卷及  
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  
聽大爲有識嗤鄙然其指摘經史謬誤爲讀書

記三十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于暮齒  
篤好經史遺略世事用思旣專性頗恍忽每至  
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輒爲僕從所取劭弗  
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  
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遵業弟廣業性沈雅涉歷書傳位太尉祭酒遷  
屬卒於太中大夫贈徐州刺史子又有儀望以  
幹用見稱卒於南鉅鹿太守廣業弟延業博學  
多聞頗有才藻位中書郎河陰之役遂亡骸骨



又無子贈齊州刺史延業弟季和位書侍御史  
并州大中正贈華州刺史

鄭羲字幼麟滎陽開封人魏將作大匠渾之八  
世孫也曾祖詔慕容垂太常卿父曄不仕娶長  
樂潘氏生六子粗有志氣而羲第六文學爲優  
弱冠舉秀才尚書李孝伯以女妻之文成末拜  
中書博士大安初宋司州刺史常珍奇據汝南  
來降獻文詔殿中尚書元石爲都將赴之遣羲  
參石軍事到上蔡珍奇率文武三百人來迎旣

相見議欲頓軍汝北未即入城羲謂石曰機事  
尚速今珍奇雖來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奪  
其管籥據有府庫雖出珍奇非意要以全制爲  
勝石從羲言遂策馬徑入其城城中尚有珍奇  
親兵數百人在珍奇宅內石旣克城意益憍怠  
置酒嬉戲無警防之虞羲勸嚴兵設備以待非  
常其夜珍奇果使人燒府欲因救火作難以石  
有備乃止明日羲齎白武幡安慰郭邑衆心乃  
定明年又引軍東討汝陰宋汝陰太守張超城



守不下石攻之不克議欲還軍長社待秋擊之  
羲曰今超驅市人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  
已盡不降當走而欲棄還長社超必修城深塹  
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社  
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  
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克之竟如羲策淮北  
平遷中書侍郎延興初陽武人田智度年十五  
妖感動衆擾亂京索以羲河南人望爲州郡所  
信遣乘傳慰喻羲到宣示禍福衆皆散智度尋

見禽斬以功賜爵泰昌男孝文初兼貞外散騎  
常侍寧朔將軍陽武子使於宋中山王叡寵幸  
當世並置王官羲爲其傅是後歷年不轉資產  
亦乏因請假歸遂盤桓不返及李冲貴寵與羲  
昏姻乃就家徵爲中書令文明太后爲父燕宣  
王立廟於長安初成以羲兼太常卿假滎陽侯  
具官屬詣長安拜廟建碑於廟門還以使功仍  
賜侯爵出爲西兗州刺史假南陽公羲多所受  
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



土身列傳卷三十三  
五  
鬻肉而西門受羊酒東門沽賣之以李冲之親  
法官不之糾也酸棗令鄭伯孫鄆城令董騰別  
駕賈懷德中從事申靈度並在任廉貞勤恤百  
姓義皆申表稱薦時論多之文明太后爲孝文  
納其女爲嬪徵爲祕書監太和十六年卒尚書  
奏謚曰宣詔曰蓋棺定謚先典成式激揚清濁  
政道明範義雖宿有文業而政闕廉清尚書何  
乃情遺至公愆違明典依謚法博聞多見曰文  
不勤成名曰靈可贈以本官加謚文靈長子懿

字景伯涉歷經史位太子中庶子襲爵滎陽伯  
懿閑雅有政事才爲孝文所器遇拜長兼給事  
黃門侍郎司徒左長史宣武初以從弟思和同  
咸陽王禧逆與弟通直常侍道昭俱坐總親出  
禁拜太常少卿出爲齊州刺史懿好勸課善斷  
決雖不清潔義然後取百姓猶思之卒贈兗州  
刺史謚曰穆子恭業襲爵武定三年坐與房子  
遠謀害齊神武伏誅懿弟道昭字僖伯少好學  
綜覽羣言兼中書侍郎從征河北孝文饗侍臣



於縣瓠方丈竹堂道昭與兄懿俱侍坐樂作酒  
酣孝文歌曰白日光天兮無不曜江左一隅獨  
未照彭城王勰續曰願從聖明兮登衡會萬國  
馳誠混內外鄭懿歌曰雲雷大振兮天門闢率  
土來賓一正歷邢巒歌曰舜舞干戚兮天下歸  
文德遠被莫不思道昭歌曰皇風一鼓兮九地  
匝戴日依天清六合孝文又歌曰遵彼汝墳兮  
昔化貞未若今日道風明宋弁歌曰文王政教  
兮暉江沼寧如大化光四表孝文謂道昭曰自

比遷務雖猥與諸才雋不廢詠綴未若今日遂  
命邢巒摠集叙記當爾之年卿頻丁艱禍每眷  
文席常用慨然尋正除中書郎累遷國子祭酒  
廣平王懷爲司州牧以道昭與宗正卿元匡爲  
州都督道昭上表曰臣聞唐虞啓運以文德爲  
本殷周創業以道藝爲先然則禮樂者爲國之  
基不可斯須廢也伏惟大魏定鼎伊瀍惟新寶  
歷九服感至德之和四垠懷擊壤之慶而蠢爾  
閩吳阻化江湫先帝爰震武怒戎車不息而停



鑿駐蹕留心典墳命故御史中尉臣李彪與吏部尚書任城王臣澄等妙選英儒以崇學教澄等依旨置四門博士四十人其國子博士太學博士及國子助教宿已簡置伏尋先旨意在速就但軍國多事未遑營立自爾迄今垂將一紀學官彫落四術寢廢遂使碩儒耆德卷經而不談俗學後生遺本而逐末進競之風寔由於此矣伏惟陛下欽明文思玄鑒洞遠垂心經素優柔墳籍屢發中旨敦營學館房宇旣脩生徒未

立臣往年刪定律令謬預議筵謹依準前脩尋訪舊事參定學令事訖封呈請早敕施行使選授有依生徒可準詔褒美之而尚未允遂道昭又表曰臣自往年以來頻請學令並置生員前後累上未蒙一報當以臣識淺濫官無能有所感悟者也館宇旣脩生房粗構博士見員足可講習雖新令未班請依舊權置國子學生漸開訓業使播教有章儒風不墜至若孔廟旣成釋奠告始揖讓之容請俟令出不報遷祕書監榮



陽邑中正出歷光青二州刺史復入爲祕書監  
卒謚曰文恭道昭好爲詩賦凡數十篇其在二  
州政務寬厚不任威刑爲吏人所愛子嚴祖頗  
有風儀粗觀文史輕躁薄行不脩士業孝武時  
御史中尉綦儁劾嚴祖與宗氏從姊姦通人士  
咸恥言之而嚴祖聊無愧色孝靜初除驃騎將  
軍左光祿大夫鴻臚卿出爲北豫州刺史還除  
鴻臚卿卒贈司空公庶子仲禮少輕險有膂力  
齊神武嬖寵其姊火車以親戚被昵擢爲帳內  
都督掌神武弓矢出入隨從與任胄俱好酒不  
憂公事神武責之胄懼潛通西魏爲人糾告懼  
遂謀逆事發火車欲乞哀神武避不見賴武明  
皇后及文襄爭爲言故仲禮死而不及其家嚴  
祖更無子弟敬祖以子紹元嗣紹元小字安都  
位太尉諮議趙郡太守卒子子翻字靈雀少有  
器識學涉好文章齊武平末位司徒記室參軍  
尋遇齊亡歷周隋遂不仕隱居滎陽三窟山傲  
誕不自羈束或有所之造乘驢衣羈破弊而往



遠近欽其高名皆謂有異狀觀者如堵及見形乃短陋不副所聞然風神俊發無貴賤並敬服之納言楊素聞其名因使過滎陽迎與相見言談彌日深加禮重及歸言之朝廷累徵不至終於家子翻二弟子騰天壽俱任隋子騰位蔣州司馬天壽開府參軍並以雅素稱嚴祖弟敬祖起家著作郎鄭儼之敗也爲鄉人所害子元禮字文規少好學愛文藻有名望齊文襄引爲館客歷兼中書舍人南主客郎中太尉諮議參軍

長廣樂陵二郡守待詔文林館太子中舍人崔昂後妻元禮姊也魏收又昂之妹夫昂嘗持元禮數篇詩示盧思道乃曰看元禮比來詩詠亦曾不減魏收思道荅云未覺元禮賢於魏收且知妹夫踈於婦弟元禮大象中卒於始州別駕敬祖弟述祖字恭文少聰敏好屬文有風檢爲先達所稱譽歷位司徒左長史尚書侍中太常卿丞相右長史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



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迹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寮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尚同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

而寫得當時以爲絕妙所在好爲山池松竹交植盛饋饌以待賓客將迎不倦少時在鄉單馬出行忽有騎者數百見述祖皆下馬曰公在此行列而拜述祖顧問從人皆不見心甚異之未幾被徵終歷顯位及病篤乃自言之且曰吾老矣一生富貴足矣以清白之名遺子孫死無所恨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天統元年卒年八十一贈開府中書監此



豫州刺史謚曰平簡公述祖女爲趙郡王叡妃  
述祖常坐受王拜命坐王乃坐妃薨後王更娶  
鄭道蔭女王坐受道蔭拜王命坐乃敢坐王謂  
道蔭曰鄭尚書風德如此又貴重宿舊君不得  
並之述祖子元德多藝術官琅邪太守述祖弟  
遵祖祕書郎贈光州刺史遵祖弟順祖卒於太  
常丞自靈太后豫政淫風稍行及元叉擅權公  
爲奸穢自此素族名家遂多亂雜法官不加糾  
正昏宦無貶於時有識咸以歎息矣義長兄白

麟次小白次洞林次叔夜次連山並恃豪門多  
行無禮鄉黨之內疾之若讎小白位中書博士  
子胤伯有當世器幹孝文納其女爲嬪位東徐  
州刺史卒於鴻臚少卿謚曰簡子希雋未官而  
卒子道育武定中開封太守希雋弟幼儒好學  
脩謹丞相高陽王雍以女妻之位司州別駕有  
當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  
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  
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



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幼儒子敬道敬德俱仕西魏敬道位巴開新三州刺史敬道子正則仕周復州刺史胤伯弟平城廣陵王羽納其女爲妃位東平原太守性猜狂使酒爲政貪殘卒贈南青州刺史長子伯猷博學有文才早知名舉司州秀才歷太學博士領殿中御史與當時名勝咸申遊款明帝釋奠詔伯猷錄義後爲尚書外兵郎中典起居注以軍功賜爵陽武子節閔帝初以舅氏超授征東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領國子祭酒轉護軍將軍賜爵武城子元象初以本官兼散騎常侍使梁前後使人梁武令其侯王於馬射之日宴對申禮伯猷之行梁武令其領軍將軍臧盾與之接議者以此貶之使還除南青州刺史在官貪恠妻安豐王元延明女專爲聚斂貨賄公行潤及親戚戶口逃散邑洛空虛乃誣陷良善云欲反叛籍其資財盡以入已誅其丈夫婦女配沒百姓冤苦聲聞四方爲御史糾劾死罪數十條遇赦免因以



頓廢齊文襄作相每誠厲朝士常以伯猷及崔叔仁爲喻武定七年除太常卿卒贈驃騎大將軍中書監兗州刺史子蘊太子舍人陽夏太守伯猷弟仲衡武定中儀同開府中郎仲衡弟輯之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以軍功賜爵成臯男位金紫光祿大夫東濟北太守肥城戍主卒贈度支尚書北豫州刺史輯之弟懷孝司徒諮議齊大寧中仁州刺史洞林子敬叔滎陽邑中正濮陽太守坐貪穢除名子籍字承宗徐州平東府

長史籍弟瓊字祖珍有強幹稱位范陽太守頗有聲卒孝昌中弟儼寵要重贈青州刺史瓊兄弟雍睦其諸娣姒亦咸相親愛閨門之內有無相通爲時人所稱美子道邕

道邕字孝穆幼謹厚以清約自居年未弱冠涉歷經史父叔四人並早歿昆弟之中道邕居長撫訓諸弟有如同生閨庭之中怡怡如也魏孝昌初解褐太尉行參軍累以戰功進至左光祿大夫太師咸陽王長史及孝武西遷從入關除



司徒左長史領臨洮王友賜爵永寧縣侯大統  
中行岐州刺史在任未幾有能名王羆時爲雍  
州刺史欽其善政貽書盛相稱述先是所部百  
姓久遭離亂逃散殆盡道邕下車之日戶止三  
千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數年之內有四萬家歲  
考績爲天下最周文帝賜書歎美之徵拜京兆  
尹及梁岳陽王蕭答稱藩乃假道邕散騎常侍  
持節拜答爲梁王使還稱旨進儀同三司加散  
騎常侍時周文東討除大丞相府右長史封金

鄉縣男軍次潼關命道邕與左長史孫儉司馬  
楊寬尚書蘇亮諮議劉孟良等分掌衆務仍令  
道邕引接關東歸附人士并品藻才行而任用  
之撫納銓叙咸得其宜後拜中書令賜姓宇文  
氏尋以疾免周孝閔帝踐阼加驃騎大將軍開  
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子歷御伯中大夫御正宜  
華虞陝四州刺史頻歷數州皆有政績入爲少  
司空卒贈本官加鄭梁北豫三州刺史謚曰貞  
子詡嗣歷位納言爲聘陳使後至開府儀同大



將軍邵州刺史詡弟譯於隋文帝有翊贊功開  
皇初又追贈道邕大將軍徐充等六州刺史改  
謚曰文四  
譯字正義幼聰敏涉獵羣書工騎射尤善音樂  
有名於世譯從祖文寬尚周文帝元后妹魏平  
陽公主無子周文命譯後之由是譯少爲周文  
所親恒令與諸子遊集年十餘歲嘗詣府司錄  
李長宗長宗於衆中戲之譯歛容謂曰明公位  
望不輕瞻仰斯屬輒相翫狎無乃喪德也長宗

甚異之文寬後誕二子譯復歸本生周明帝時  
詔令事輔城公是爲武帝及帝即位爲左侍上  
士與儀同劉昉恒侍帝側譯時喪妻帝令譯尚  
梁安固公主及帝親摠萬機以爲御正下大夫  
頗被顧遇東宮建轉太子宫尹下大夫特被太  
子親待時太子多失德內史中大夫烏丸軌每  
勸帝廢太子立秦王由是太子恒不自安建德  
二年爲聘齊使副後詔太子西征吐谷渾太子  
陰謂譯曰秦王上愛子也烏丸軌上信臣也今



吾此行得無扶蘇之事乎譯曰願殿下勉著仁  
孝無失子道而已太子然之既破賊譯以功最  
賜爵開國子後坐褻狎皇太子烏丸軌宇文孝  
伯等以聞帝大怒除譯名宮臣親幸者咸被遣  
太子復召譯戲狎如初因曰殿下何時可得據  
天下太子悅而益昵之例復官仍拜吏部下大  
夫及武帝崩宣帝嗣位超拜開府儀同大將軍  
內史中大夫封歸昌縣公既以恩舊任遇甚重  
委以朝政遷內史上大夫進封沛國公上大夫

之官自譯始也以其子善願爲歸昌公元琮爲  
永安縣男又監國史譯頗專權時帝幸東京譯  
擅取官材自营私第坐除名劉昉數言於帝帝  
復召之顧待如初詔領內史事初隋文帝與譯  
有同學之舊譯又素知隋文相表有奇傾心相  
結至是隋文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  
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  
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  
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曰若定江東



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  
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乃下詔以隋文爲揚州  
州總管譯發兵俱會壽陽以伐陳行有日矣帝不  
念譯遂與御正下大夫劉昉謀引隋文入受顧託  
既而譯宣詔文武百官皆受隋文節度時御正中  
大夫顏之儀與宦者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仲  
已至御坐譯知之遽率開府楊惠及劉昉皇甫績柳  
裘俱入仲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巡欲出隋文因  
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內

史上大夫明日隋文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行  
內史上大夫事及隋文爲大冢宰總百揆以譯兼  
領天官都府司會總六府事出入卧內言無不從  
賞賜玉帛不可勝計每出入以甲士從拜其子元  
璿爲儀同時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等作亂隋文  
逾加親禮進上柱國恕以十死譯性輕險不親職  
務而賦貨狼籍隋文陰踈之然以其有定冊功不  
忍廢故陰敕官屬不得白事於譯譯猶坐聽事無  
所關預懼頓首求解職隋



文寬喻之接以恩禮及帝受禪譯以上柱國歸第賞賜豐厚進子元壽成臯郡公元珣永安男追贈其父及亡兄二人並爲刺史譯自以被踈陰呼道士章醮以祈福助其婢奏譯厭蠱左道帝謂譯曰我不負公此何意也譯無以對譯又與母別居爲憲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詔云譯嘉謀良策寂爾無聞鬻獄賣官沸騰盈耳若留之於世在人爲不道之臣戮之於朝入地爲不孝之鬼有累幽顯無以置之宜賜以孝經令其熟

讀仍遣與母共居未幾詔譯參撰律令復授開府隆州刺史請還療疾有詔徵之見於醴泉宮賜宴甚歡因謂譯曰貶退已久情相矜愍於是顧謂侍臣曰鄭譯與朕同生共死間關危難興言念此何日忘之譯因奉觴上壽帝令內史李德林立作詔書復爵沛國公位上柱國高頴戲謂譯曰筆乾荅曰出爲方岳杖策言歸不得一錢何以潤筆上大笑未幾詔議參議樂事譯以周代七聲廢缺自大隋受命禮樂宜新更脩七



始之義名曰樂府聲調凡八篇奏之帝嘉美焉  
俄拜岐州刺史歲餘復奉詔定樂於太常帝勞  
譯曰律令則公定之音樂則公正之禮樂律令  
公居其三良足美也尋還岐州開皇十一年卒  
年五十二謚曰達子元壽嗣煬帝初立五等悉  
除以譯佐命元功詔追改封譯莘公以元壽襲  
元壽歷位右光祿大夫右衛將軍大業末爲文  
城太守以城歸國瓊弟儼儼字季然容貌壯麗  
初爲司徒胡國珍行參軍因爲靈太后所幸時

人未知之後太后廢蕭寶夤西征以儼爲友及  
太后反政儼請使還朝復見寵待拜諫議大夫  
中書舍人領尚食典御晝夜禁中寵愛尤甚儼  
每休沐太后常遣閹童隨侍儼見其妻唯得言  
家事而已與徐紇俱爲舍人儼以紇有智數伏  
爲謀主紇以儼寵幸旣盛傾身承接共相表裏  
勢傾內外城陽王徽亦與之合當時政令歸於  
儼等遷散騎常侍車騎將軍舍人常侍如故明  
帝崩事出倉卒天下咸言儼計介朱榮舉兵向



洛陽以儼紇爲辭榮逼京師儼走歸鄉里儼從兄仲明欲據郡起衆尋爲其部下所殺與仲明俱傳首洛陽子文寬從武帝入關西敬叔弟子恭燕郡太守孝昌中因儼勢除衛尉少卿遷衛將軍左光祿大夫卒後贈尚書右僕射謚曰貞叔夜子伯夏位東萊太守卒贈青州刺史伯夏弟謹字仲恭琅邪太守連山性嚴暴撻撻僮僕酷過人理父子一時爲奴所害斷首投馬槽下乘馬北逃其第二子思明驍勇善騎射被髮率

村義馳追之及河奴乘馬投水思明止將從自射之一發而中落馬墮流禽至家纔殺之思明弟思和並以武力自效思明位直閤將軍坐弟思和同元禧逆徙邊會赦免卒後贈濟州刺史子先護少有武幹莊帝居藩也先護得自結託及尔朱榮稱兵向洛靈太后令先護與鄭季明等守河梁先護聞莊帝即位於河北遂開門納榮以功封平昌縣侯廣州刺史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命莊帝還京進爵



郡公歷東雍豫二州刺史兼尚書右僕射及  
朱榮死徐州刺史尔朱仲遠擁兵向洛詔先護  
與都督賀拔勝行臺楊昱同討之聞京師不守  
先護部衆逃散因奔梁尋歸爲仲遠所害孝武  
初贈使持節都督四州刺史子偉偉字子直少  
倜儻有大志每以功名自許善騎射膽力過人  
尔朱氏滅後自梁歸魏及武帝西遷偉亦歸鄉  
里不求仕進大統三年河内公獨孤信旣復洛  
陽偉乃與宗人榮業糾合州里舉兵於陳留信

宿間衆有萬人遂拔梁州禽東魏刺史鹿永及  
鎮城守將令孤德并獲陳留郡守趙季和乃率  
衆西附因是梁陳間相次降款偉馳入關西周  
文帝與語歎美之拜北徐州刺史封武陽縣伯  
從戰河橋及解玉壁圍偉常先鋒陷陣侯景歸  
款周文命偉率所部應接及景叛偉亦全軍而  
還除榮陽郡守進爵襄城郡公侍中驃騎大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魏恭帝二年進位大將軍江  
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



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  
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祀賓王坐  
除名保定元年詔復官爵天和六年爲華州刺  
史偉前後莅職皆以威猛爲政吏人莫敢犯禁  
盜賊亦爲之休止雖非仁政然頗以此見稱卒  
於州贈本官加少傅都督司州刺史謚曰肅偉  
性吃少時嘗逐鹿於野失之遇牧豎問焉牧豎  
答之其言亦吃偉怒謂其效已遂射殺之其恐  
暴如此子大士嗣述祖族子雛有識尚操行清

整仕至膠州刺史初齊文宣爲皇太子納其女  
爲良娣雛時爲尚書郎趙郡李祖昇兄弟微相  
敬憚楊愔奏授雛趙郡太守祖昇兄弟具服至  
雛門投刺拜謁文宣聞之喜笑曰足得殺李家  
兒矣

其家聲計矣

論曰王慧龍拔難自歸間關夷嶮撫人督衆見  
憚嚴敵世珍寔有令子克播家聲松年之送終  
戀舊有古人風矣劭爰自幼童訖于白首好學  
不倦究極羣書措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



北史列傳卷二十三  
四  
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脩隋典好詭  
恠之說尚委曲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煩雜直愧  
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采經營符瑞  
雜以妖訛爲河朔清流而乾沒榮利得不以道  
而頹其家聲惜矣鄭羲機識明悟爲時所許懿  
兄弟風尚俱有可觀故能竝當榮遇共濟其美  
述祖德業足嗣家聲嚴祖仲禮大虧門素幼儒  
令問促年伯猷以賄敗德道邕撫寧離散仁惠  
克舉譯實受顧託適足爲敗及帝遷明德義非  
簡在鹽梅之寄固有攸歸言追昔款內懷觖望  
恥居吳耿之末羞與絳灌爲伍事君盡禮旣闕  
於夙心不愛其親遽彰於物議格之名教君子  
所深尤也儼名編恩倖取辱前載偉翻然豹變  
蓋知機之士乎

列傳第二十三

北史三十五



陳書卷之六十六在元人官之類 北史三十五

注之也

南史本

誰以

蓋映

所

余

頃

餘





